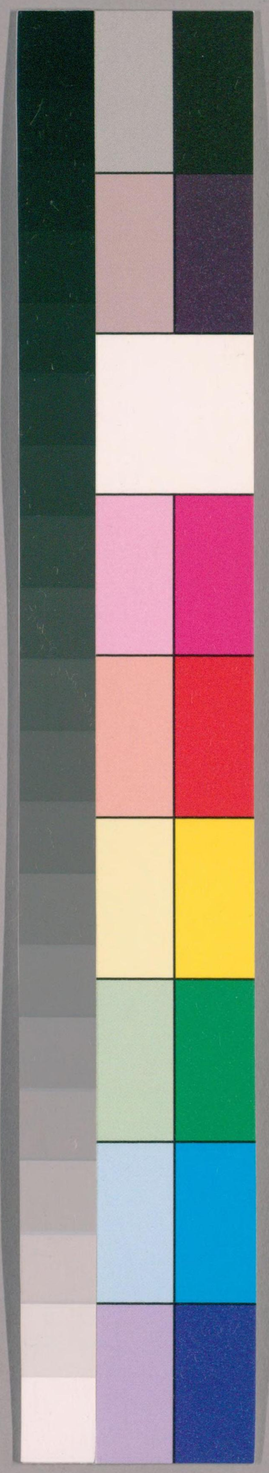
082.1
Sy996
W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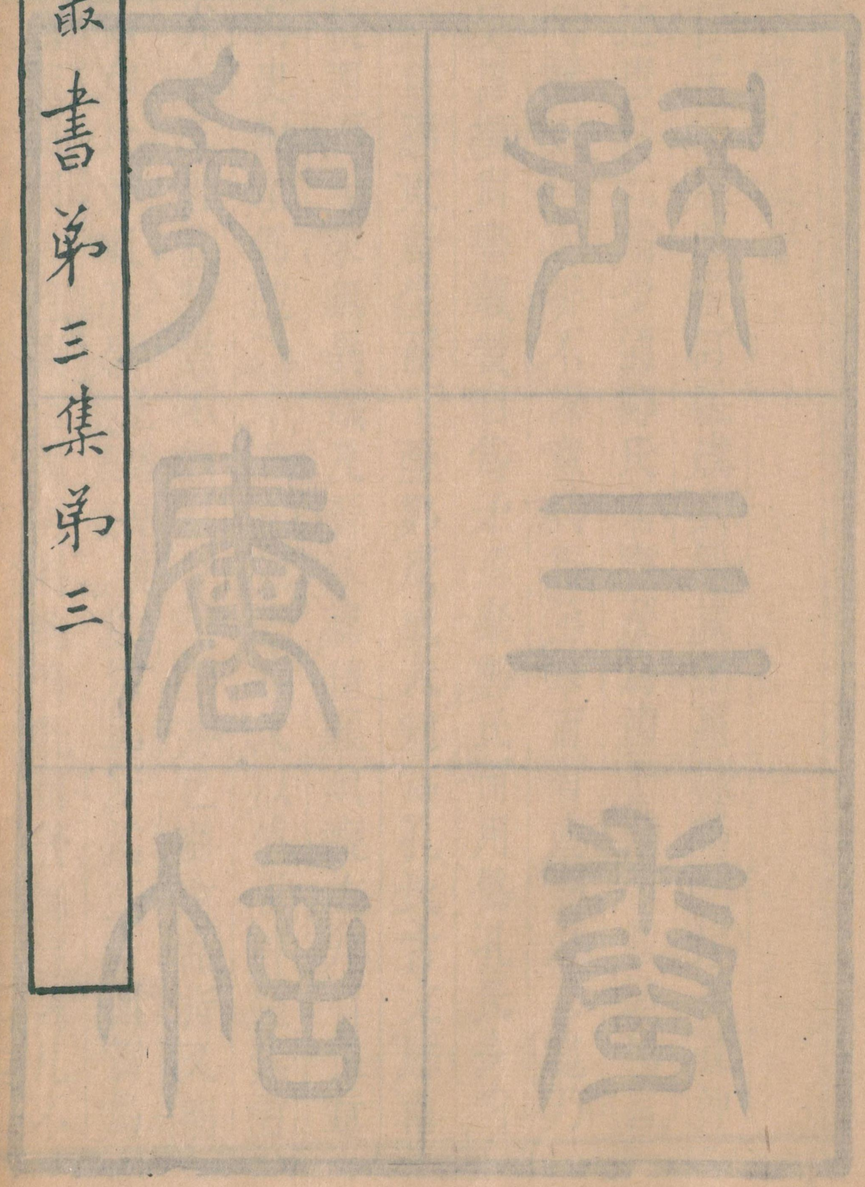
36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聚學軒叢書第三集第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082.1
Sy996

晚書訂疑序

程子緐莊晚書訂疑成其同歲生惠棟爲之序曰孔沖遠唐初大儒少通鄭氏尚書及爲國子博士數進忠言侍講東宮面折不諱意其爲篤學而有直節之士也乃受詔撰尚書義贊自爲矛盾棄鄭氏而用僞孔氏夫尚書自膠東庸生而下至鄭康成人知爲孔氏古文歷兩漢四百年來無異議及晉永嘉值經典喪亡乃有豫章內史梅賾僞造二十五篇託之孔氏以傳世沖遠素習鄭義久著直節豈不能力爭于上海已曲意希指又明知鄭氏師祖孔學此語見堯典正義反以鄭所述二十四篇爲僞深文周內且與百兩同科此書既出箸爲定論凡不

55269

晚書訂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本正義者謂之異端當時卽有識其僞者孰敢從而辨之哉宋元明諸儒斥僞孔氏者不少然皆惑于二十四篇僞書之說不能得眞古文要領于是學者紛如或以鄭氏爲今文以僞孔氏爲古文或以二十八篇爲今文以二十五篇爲古文焚然散亂莫所折衷棟自少疑之稍長反覆于堯典正義見所載鄭氏二十四篇之目恍然悟孔氏逸書具在因作古文尚書攷二卷及讀緜莊之書苑如閉門造車不謀而合轍蓋後人尊信僞孔氏者以周秦所引逸書盡在二十五篇之內而不知其僞正坐是耳緜莊既糾其繆又爲分疏其出處使僞造者無遁形可謂助我張目者矣唐人尚詩賦沖遠通經不

聞以詩賦傳而經義又復矛盾如此緜莊兩舉制科實兼詩賦經義之長固今日之通才也余學萬不逮緜莊而叢殘箸述獨能與之同趣是則余之幸也夫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尚書今所謂古文者最爲晚出然自隋唐至苻宋無人言其可疑至吳才老朱晦菴始起而議之厥後元吳幼清爲纂言明郝仲輿箸辨解焦若侯訂古本皆刊落二十五篇而弗錄或亦失之過矣夫二十五篇之書平正疏通乍觀無一言之違於理道而其爲苻古書傳所稱引者視伏書爲尤多又奚以見其可疑也若謂可疑者文從字順異於伏書則伏書之中亦不皆詰曲聱牙也旦周穆王而下暨秦穆公之同時其文載於左國者衆矣未嘗與呂刑文侯之命秦誓同其體製豈彼皆可疑乎蓋晚書之可疑在于來歷不明而諸儒不能言其所以然致使議論沸騰能發之而不能定也近代蕭山毛

氏爲古文尚書冤辭徵引甚博力闢先儒之論志存矯枉而復失之過余曩曾爲文以正之矣而未盡也今復爲晚書訂疑三卷以質諸好古之君子云客有復於程子曰民間之泰誓漢得之以充學（語本趙岐孟子注）自董仲舒司馬遷以下知其非古而未嘗議之也議之自馬季長始二十五篇託言安國則誠誣矣而以之充學不猶愈於民間之泰誓乎今不爲董與馬而必欲揚扶風之波若才老晦菴者吾未見其不得已也程子以其言有當於理因并識之新安程廷祚書

篇目

卷上

史漢載古文尚書之由

古文之名以字體訓詁不以篇章

安國十六篇不傳

二漢尚書之學

安國注論語之證

許氏說文之證

隋志與正義之誣

東晉不見有晚書

晚書見於宋元嘉以後

南北二史之證

安國自序之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孟子所見之武成尚存
卷中
書序
卷下
穆論晚書二十五篇
附錄今古文尚書授受源流

上元程廷祚撰

聚學軒叢書第一集
貴池劉世珩校刊

史漢載古文尚書之由

漢室初興伏生求其藏書得二十九篇史漢所載具有明文然以今攷之尚缺其一未能詳也（說見卷中）孔安國於伏書外又得十六篇漢藝文志有尚書古文經四十六卷（孔書合序應得十七卷合伏書之二十九篇爲此數）內有安國所得書後人或以張霸僞書當之案張霸成帝時人其書名百兩篇文意淺陋尋見罷黜不宜復藏於中祕史記儒林傳云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漢

書儒林傳同劉歆移太常博士書與正義云古文者
藝文志并云十六篇
蒼頡舊體周世所用之文字秦人所制篆隸諸體而
行於漢代者則曰今文案伏書初出屋壁亦古文也
其後口授鼂錯而錯寫以今文安國所得則以今文
通其讀而未改壁中之字今世於二王淳化等帖必以釋文通其讀亦類此
故當時皆目曰古文然漢代祕府仍自有古文尚書
藝文志所謂劉向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
經文者是也或即安國之所獻與
古文之名以字體訓詁不以篇章
今文古文因字體各異訓詁有殊可以竝立竝行而相
參攷劉歆曰與其過而廢之寧過而立之是也然揆

其大體實則無二故儒者傳古文尚書惟有二十九
篇即言安國古文亦罕有及十六篇者漢書曰司馬
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
諸篇多古文說案史記所載此外仍有皐陶謨甘誓
君奭甫刑費誓等篇皆今所謂今文後漢傳古文者最盛賈馬
鄭氏俱有訓解然篇數卒與歐陽夏侯傳伏書者同
此其徵也
漢世字學與經學竝重故蒋書云古文讀應爾雅解古
今語而可知後書云桓譚尤好古學數從劉歆楊雄
辨析疑異又云賈逵爲肅宗言古文尚書與經傳爾
雅訓詁相應帝遂詔逵撰歐陽大小夏侯尚書古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疑安國雖嘗以今文攷定于錯亂磨滅之中而所得之書則遠遜伏氏不爲儒者所重是以更歷二漢咸置勿論以至絕無師說而遂亡也案史記所載有湯征湯誥諸篇劉歆三統歷有引伊訓武成畢命等文王莽傳有引逸嘉禾篇語夫司馬遷之時無他僞書百兩出于漢末而旋廢劉歆篤信孔氏之古文則彼三人所稱引其爲十六篇之書無疑也以今觀之視伏書何如耶其乍明而復晦殆無足惜然使獲存于永嘉以後則梅賾姚方興等又無所售其僞而免于千載以下之爭論矣其亦可憾哉

或曰十六篇之亡猶有他證可得聞乎曰有史記所載同異又云劉陶推三家尚書及古文是正文字三百餘事名曰中文尚書此皆謂字學也自唐天寶初改諸經古字爲俗字而學者不知有字學一聞古文之名遂致疑於書之篇章陋亦甚矣夫漢費氏易古文也論語孝經壁中之古文也春秋左氏傳亦古文多古字古音具見毋書而周官與攷工記至今多古文奇字此諸經之大體孰謂有古今之異乎

安國十六篇不傳

隋志云晉世祕府所存有古文尚書經文今無有傳者案此必漢世所遺而十六篇亦在其內者也然則安國之書至晉猶存而東京學者無一語及之何耶竊

侯有孔霸許商之學小夏侯有鄭寬中張無故秦恭
假倉李尋氏之學展轉相傳支流餘裔蔓延于數百
年之間故儒林傳云歐陽大小夏侯氏學皆出於兒
寬寬則始事歐陽生而繼受業于孔安國者也是二
漢尚書之業安國與伏生共之矣使安國誠有未傳
之書寬豈不知寬知之而三家豈能無言而終於此
又何必疑都尉朝之有異聞耶宜司馬遷之從安國
問者又不過如彼而已也
古文之絕續顯晦又當攷之東京范史云肅宗特好古
文尚書詔高才生受之是上有好者矣又云扶風杜
林傳古文尚書林同郡賈逵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

湯誥全與今異律歷志所引伊訓武成畢命亦與今
不同使孔書不亡則馬班所載所引必爲十六篇之
書無疑使十六篇而存則此數篇必不能出于今二
十五篇之外然則十六篇之存亡與今二十五篇之
眞僞孰此以辨之有餘矣

二漢尚書之學

案二漢傳尚書者歐陽大小夏侯三家而已自伏生授
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寬復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
傳至後漢歐陽歙八世皆爲博士伏生又授張生張
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勝勝又事
兒寬門人簡卿至若歐陽有平當陳翁生之學大夏

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于世又云孔僖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又云賈逵父徽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塗惲卽西京歷傳安國之書者儒林傳傳古文有尹敏周防及衞宏徐巡孫期等其他不可枚舉又楊倫師事司徒丁鴻以古文尚書講授大澤中弟子至千餘人是古文之在東漢幾于家傳戶習非若往時遭巫蠱事未立於學官者矣然諸儒不聞以其出於安國而名之孔僖以安國後世子孫亦然其曰古文云者不過以字體訓詁不伴於歐陽大小夏侯焉爾由此推之當日安國以授都尉朝者本與伏生之篇第未嘗稍異此又東京之鑿然可攷者也然則所謂得

多十餘篇者亦史漢無足重輕之言況二十五篇與孔傳乎而論者不察何也

安國注論語之證

證古文者有三節焉三節之中若無所得則其餘皆妄矣兒寬之受業於安國以興三家之學也而不云有異聞劉歆之校祕書也但云得十六篇而不言其爲何書後漢之古文大行也諸儒之業與孔僖之世守皆不言安國有傳三節之無證如此又案何晏論語集解有孔安國注於堯曰章末則曰此二帝三王所以治也故傳以示後世而不曰此壁中禹謨湯誥太誓武成之文孔子襍引之也於小子履敢用元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敢昭告於皇皇后帝則曰墨子引湯誓其辭若此而不曰此壁中湯誥之文而孔子引之也以此二端攷之是安國不知有二十五篇之書章章如是則晚出之古文與孔傳其造之者必有人矣而以誣安國可乎此又三節之外不可磨滅之案據也

許氏說文之證

東漢之初杜林得漆書古文於西州以授賈逵其後汝南許愼傳賈逵之學而作說文解字書中稱引羣經若尚書則惟據安國之古文序謂亡新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是也夫安國增多之書在海漢咸知其有二十五篇今說文以孔氏爲歸則欲攷二書之存亡虛實者舍此其奚適耶案說文所引於虞書則堯典舜典皐陶謨益稷夏書則禹貢甘誓商書則盤庚西伯戡黎微子周書則牧誓洪範金縢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凡此皆伏生之今文而二十五篇則無片語隻字及之又有孔伏本所皆無而載之者反若出於十六篇然則十六篇若存猶可信爲壁中之書而其他則妄也此又不可磨滅之案據也今錄說文所載尚書古字于後且以明漢代古文以字學重之故云

宅嵎夷曰暘谷（嵎作堣暘一作暘）平秩東作（秩作敷）

鳥獸氄毛

毛作髦琗朞三百有六旬朞作稘帝曰疇咨疇作𠷎共工
方鳩僝功作㫄逑孱鳩又作救功有能俾乂乂作嬖肆類于上
帝肆作緣至于岱宗柴柴作祡竄三苗竄作敫暨皋陶皋作臯
咎繇五品不遜遜作愻教胄子胄作育八音克諧諧作龤作剛
而塞塞作寒天討有罪討作㲋濬畎澮澮作巜容藻火粉米
藻作璪粉作黺撻以記之撻作遽無若丹朱傲朱作絑傲作奡朋淫
于家朋作堋娶于塗山塗作嵞弼成五服弼作邲鳥獸蹌
蹌蹌作牄元首叢脞哉脞作𦚧隨山刊木刊作栞兖州兖作兖
沇又作㕣厥艸惟繇繇作䌛艸木漸包包作苞作蔪浮于淮泗達
于河河作菏瑤琨篠簜篠作筱惟箘簬楛簬楛作簵楛又作輅枯
天用勦絕其命勦作剿若顛木之有由蘖蘖作櫱甹王播

告之播作譒今汝聒聒聒作𢡍予亦拙謀拙作炪相時憸
民憸作思使百工營求諸野營作夐○書序西伯戡黎作戓𢦏
大命不摯摯作㜪吾家耄遜于荒耄作薹告予顛隮隮作
躋我興受其敗敗作退牧誓牧作坶尚桓桓桓作狟鯀陻
洪水陻作垔彝倫攸斁斁作殬無有作好好作政稽疑稽作
卟曰悔悔作𠧪庶艸繁廡廡作無王有疾弗豫豫作悆我
之弗辟辟作䢃哉生魄魄作霸盡執拘拘作抲至于屬婦
屬作媰惟其塗丹雘塗作𢿱乃惟孺子頒頒作攽昭武王
惟冒冒作䁜亦惟有夏之民叨懫懫作墊爾尚不忌于
凶德忌作諅常伯常任伯作敀其在受德暋暋作忞灼見
三有俊心灼作焯勿以憸人憸作譣王乃洮頮水頮作沬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憑玉几 憑作凭 敷重篾席 篾作蔑 陳寶寶作宋 一人冕執
銳銳作鋭 三吃吃作訖 命伯冏 冏作冏 ○書序 奪攘矯虔 奪作敓
劓刖椓黥 椓作斀 惟貌有稽 貌作緢 報以庚尤 尤作訧
我于艱扞 扞作敂 費誓 費作柲 截截善諞言 截作斷 斷猗
斷作
斷

又洪水浩浩在夏后之詷師乃掊來就甚甚王出
涘以相陵慨祖甲返孜孜無怠戛戛巧言我有載
于西實元黃于匪士分民之祘粵三日丁亥朕實
不明以侃伯父 以上諸語又出他逸書
又案古文以字體音義之別見存耒代諸經至唐雖盡
改從俗書而其餘踪髣髴猶可得之羣籍說文宗孔

氏之學者也其所徵引古文非安國之書而何以釋
文攷之馬注間有與說文合者而孔傳則無一焉蓋
僞造孔傳者既不聞許氏之淵源且不知參攷馬氏
訓解之故否則未有安國既以古文名家而其爲傳
又復刊削不存一字之理今列數條於後待明者察
之

教育子說文養子使作善也馬氏云育長也教長
天下之子弟訓長本與說文同義釋文引之作胄
長也果爾則馬當云教天下之長子弟而不當云
教長天下之子弟矣德明之謬一至於此

今汝懇懇說文懇懇拒善自用之意 今說文本脫拒字 馬

注同尚書今本作晤孔傳無知之貌

敷重蔑席說文纖蒻席也馬注同孔傳作桃枝竹

三氏說文丁故反奠尊也馬注音義同孔本作埽

陟嫁反（以上馬許所同）

浮于淮泗達于菏說文菏澤也案古者淮泗不通

黃河徐州水道乃由淮泗達菏澤又由菏澤入濟

漯以通黃河今本誤作河禹貢錐指辨之甚詳但

謂許愼時經猶不誤不知許實本之古文而晚出

之孔傳則茫然矣

若顛木之有曲櫱說文徐鍇注云从弓上象枝條

華函之形後人省弓而通用爲因由等字徐鉉云

孔安國注尚書直訓由作用用枘之語於理不通

其辨甚是案說文所載諸字義多怪僻故孔氏古

文當西京歐陽等三家盛行時不爲諸儒所取然

如上條與此條者斷不可以不從也

惟緇有稽說文緇旄絲也此蓋言審察之細密也

今本作貌似屬後來之誤字又史記作訊亦與貌

義不叶宜攷

書序使百工夐求諸野說文夐營求也朽正切从

旻舉目使人也从人在穴上徐鍇曰人與目隔穴

經營而見之然後指使以求之支所指畫也孔傳

但以經營解之豈知漢儒之字學者哉

隋志與正義之誣

隋書經籍志云安國得二十五篇又云爲五十八篇作傳其言雖本于安國僞序然不能遠稽海古而甘與誣罔同歸亦甚愧良史之學識矣又孔穎達正義述古文始末尤詳謂晉舊史載太保鄭沖授扶風蘇愉愉授天水梁柳柳授城陽臧曹曹授汝南梅賾一作枚賾賾于晉奏上其書而施行焉又云梁柳皇甫謐之外弟也謐從柳得古文故作帝王世紀往往載五十八篇之書穎達既修諸經正義又預修隋史故二書之言若出一口如此至陸德明經典釋文則居然以孔序削除漢志且引漢志作安國獻尚書傳矣其謬

妄又不待言夫梅賾之奏孔傳吾不敢謂無其事也若二十五篇者似又出於梅賾之後史家既失其年歲世儒莫究其由來至開皇購募遺典之時僞手繁興劉光伯等方倚爲古籍晚出之屏藩其孰從而問之耶況隋志與穎達德明既敢於追改史漢舊文則同時之人又何難增竄帝王世紀及晉史諸書以實其說而謂所言授受源流有一可信者乎斯時書籍俱係手抄鋟板未行易於改竄故耳

案晉書鄭沖傳沖仕魏嘉平三年拜司空及高貴鄉公講尚書沖執經親授又嘗與孫邕曹羲荀顗何晏共集論語訓注之善者名曰集解成奏之魏朝使沖時

已得安國增多之書豈容祕而不進而私以授之蘇
愉者又論語集解中所載孔注與增多之書頗相刺
謬亦恬然而不之怪何也皇甫謐傳有云城陽太守
梁柳謐從姑子而無從柳得古文尚書之事且正義
既云謐作帝王世紀多載五十八篇信如其言則孔
傳稱堯壽百一十七歲而世紀云堯年百一十八歲
孔傳稱舜壽百一十二歲而世紀云舜年百歲孔傳
釋文命爲外布文德教命而世紀云足文履已故名
文命字高密孔傳謂禹代鯀爲崇伯而世紀云堯封
禹爲夏伯孔傳謂成湯沒而太甲立世紀云湯崩之
後有外丙仲壬仍用史遷之說謐既篤信古文而其

所述又多與孔傳不同何也以此攷之沖與謐俱無
見晚書之理晉書亦成于貞觀之世汲冢得竹簡古
書既載於紀武帝咸寧五年十月又詳於傳東哲校正文義而梅賾獻
書一事獨削而不錄此必有見於當時言晚書之源
流授受者概未可信而然非若顯達等舍其昭昭而
樂從其冥冥也

張霸僞古文名百兩篇此漢書有明文者也顯達謂霸
僞造尚書二十四篇以足鄭注三十四篇康成在張霸後幾二
百年霸造書豈能預足之顯達之可笑如此爲五十八篇而安國所增又
等書蓋因孔書後出適有五十八篇而安國所增又
多至二十五篇苟非孔書藏於中祕者原有此數傳

聞世閒則僞造古文之張霸曷由暗與之合然霸當
日但欲自爲百兩篇而無意於合符孔書穎達蓋有
所不知也至若漢書百兩之名穎達既忘之矣而十
六篇之說昭然在人耳目則又謂霸書二十四篇中
九共九篇同卷應除八篇計之而爲十六以此見十
六篇者乃張霸之僞書也五十八篇則推而致諸中
祕十六篇則隱而投之僞造鍛鍊周內莫非證隋志
之不誣而以司馬遷劉歆之言爲不足據然則晚書
之非眞謂穎達爲不知情其亦不明於讞決之道也
矣

又案隋志有欲蓋而彌章者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

尚書竝亡以四百年學士肄業之書且不能存於此
日則十六篇之亡必矣十六篇既亡而又安所得二
十五篇者以理揆之梅賾所奏安國之傳其時蓋因
三家之書既亡而僞造此傳以明今學亡而古學尚
存也至二十五篇則出于賾之後其時未可得知而
在南朝疑別爲卷帙不與伏書鄭注相混何以知之
以志云梁陳所講有孔鄭二家至隋亦孔鄭竝行與
穎達所謂鄭注篇數與夏侯歐陽三家竝同者知之
蓋伏書幾少孔書之半其不能竝講竝行理之易明
者也殆因孔傳初出篇數本與鄭氏不相遠而其餘
二十五篇之書又學者肄業所不及故鄭之與孔得

以竝講竝行直至唐代而後廢邪此隋志欲蓋其誣而不能揜焉者也而穎達乃云江左學者咸祖皇甫謐之傳其自欺欺人曷至此哉

東晉不見有晚書

案晉元帝紀大興四年置周易儀禮公羊博士荀崧傳時方修學校簡置博士九人有尚書鄭氏古文尚書孔氏蓋東晉尚書之學甚微故置博士在後其立孔氏者以古文非以晚書二十五篇及僞傳也後人見崧傳一語遂以爲梅賾獻書之徵誤矣案隋志云東晉始得安國之傳闕舜典一篇齊建武中姚方興上之比馬鄭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國學夫安國

之傳至蕭齊始列國學則晉世所立其爲爾漢之舊古文可知矣又攷是時從梁武之議斥方興而不用則隋志所言猶難盡信恐終江左之世未嘗得立以信從之者寡也

案郭璞爾雅注於艸木蟲魚等引江東名物以爲證者不一而足則其書成於渡江之後明矣其中所引皆伏書釋詁注引書曰徯我后蓋就孟子之引書而爲言至邢昺作疏乃指名太甲篇耳近日閻氏疏證以疏爲注甚誤又其中有後人竄入二條皆稱尚書孔氏傳其鳥鼠同穴一條猶無形迹若釋獸之末曰狗四尺曰獒此即僞傳之所本也注乃引尚書孔傳

曰大高四尺曰褮又曰卽此義案郭氏注例凡有所引必爲本書所無而足以相發明者孔傳所言與爾雅無異而本書亦無他艱奧難通何必見引而復以卽此義之語承之乎其庸陋可笑頗似呂延濟等五臣之注文選而謂景純有是邪且在郭注爲全書所無之例增竄之迹昭然其故以景純高才博學爲中興之冠猶西朝之有皇甫士安也非其書得載不足以重晚書由是以推則帝王世紀與他書之竄入亦皆此物此志而已愚獨怪以閻氏之精核乃不能詳察而致嘆於郭氏爲僞書所欺不知已之被欺正卽此而在也噫

二十五篇與孔氏五十八篇之傳皆非東晉所得有也何以言之東晉有李氏撰集解尚書十一卷（見隋志李氏字長林江夏人爲本郡太守）其書所解乃漢之僞泰誓又每引孔安國注此見穎達疏中若謂渡江之初孔書已出則□爲集解時必無取於僞泰誓安國既爲二十五篇作傳矣何由復有僞泰誓之注此東晉不見晚書與傳之確證也愚向疑梅賾無獻古文之事賾之所獻豈二十九篇之僞傳乎又史記舜本紀敎冑子冑作稷注引孔安國曰稷冑聲相近此今本所無亦僞傳也或曰安知孔氏曾爲二十九篇作傳而幸存於永嘉以後故賾得而獻之僞之其不可乎曰其目不箸於

漢志而馬鄭諸儒未見有引其說者則僞無疑也或問隋志既云闕舜典則史記注所引無乃妄乎愚曰不然舜典之闕在宋代孔書全出之時否則二十八字不得遲至齊建武中方出而補之矣此時賾所獻二十九篇之孔傳又廢不行事之原委爲隋唐間人所刊削而其書則唐初猶存故注史記者得而引之　穎達蓋亦有疑於李口之書而悍然不求其故誠吾所不解矣然則何以有徐仙民之音也曰李口猶未見二十五篇曾仙民以簡文孝武時人而能爲之音乎其假託不待言矣（徐仙民尚書音有二十五篇見經典釋文）

晚書見于宋元嘉以後

然則晚書之出果何世乎曰江左之初所得者二十九篇之僞傳也以李口尚書集解知之五十七篇（內闕舜典）

與傳不出於梅賾所獻又嘗自晉太興四年歷百三十餘年至宋元嘉之末攷而知之范蔚宗撰後漢書論贊極多未見有引用晚書者其西羌傳中言舜典竄三苗而不言禹謨征苗事徐廣史記音義釋所載尚書常引皇甫謐之語而不及孔傳又裴松之注三國志於其文用尚書者率援鄭注爲訓閒引馬氏而亦不及孔傳使其時孔書已出不容於不見若見之而不以爲據則其不信於孔有必然矣此三君子皆終於元嘉之世者也至松之子駰爲史記集解則居然引用安國之說而其後屬辭之家稍稍徵引如宋明帝詔用禹謨反道敗德仲祖之誥矯誣上天蕭道成九錫文

及策命用允征火炎崑岡玉石俱焚泰誓殛予一人禹謨臨下以簡御眾以寬順帝禪位詔用蔡仲之命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民心無常惟惠之懷王微與江湛書引咸有一德任官惟賢才顏延之赭白馬賦用禹謨惟德動天顧覬之定命論引禹謨惠迪吉謝莊奏用禹謨罪疑惟輕又徐爰表用禹謨神宗禮志引五子之歌若朽索之馭六馬武成一戎衣而天下定齊武帝詔用湯誥兆民允殖王儉對文惠太子引太甲奉先思孝接下思恭又褚淵碑文用周官建官惟賢王融曲水詩序用說命罔弗同心以匡厥辟又沃朕心禮志蕭琛議引伊訓祇見厥祖若斯之類頗見篇章梁代尤盛故王儉七志阮孝緒七錄俱載其目安國自序亦入昭明文選而晚書之出於元嘉相與刊削其始末後代習而不察梅氏所獻遂無有知其非今日之書者豈不重可嘆哉案馬融忠經諸葛亮心書皆引晚書中語二書出于後代假託明矣

南北二史之證

或曰然則宋元諸儒之論其無所見乎曰非無所見也有所見而不得其故則不足以服信晚書者之心亦徒為一鬨之市而不能以取信于天下矣吾今綜史漢之遺文稽眾家之紀錄以核隋志與孔穎達所言而詳究之然後知兩漢稱古文尚書者皆與伏生篇數同而無所謂安國之書梅賾所奏之偽孔傳雖不可攷而元嘉以後晚出之二十五篇江左未嘗信其

爲眞古文而立于學官此灼然可見而無疑者也至于託始鄭沖皇甫謐或謂王肅私見孔傳乃無用之單詞孤證而隋唐間人執之以號令後學言語譸張刺謬往籍其智識下於晉宋儒者遠矣又攷南史惟梁代山陰孔子袪稱明於古文尚書其撰述不可見餘儒鮮有爲尚書之學者北史儒林傳云齊時儒士罕傳尚書之業徐遵明以下皆以鄭康成所注相授下里諸生略不見孔氏注解武平末武平後主緯年號劉光伯劉士元始得費甗梁博士義疏乃留意焉學者更以二史攷之則晚書之所由來或亦得其髣髴矣乎

安國自序之謬

序云承詔爲五十九篇作傳既畢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用不敢以聞案武帝建元五年初置五經博士安國爲博士當在元光元朔之間兒寬受業安國去而爲廷尉文學卒史在元朔三年以後（張湯以元朔三年爲廷尉時寬爲屬官）巫蠱起于征和元年上距建元四十餘年距兒寬爲廷尉史亦三十餘年安國似不得見巫蠱事又世家云安國爲今皇帝博士至臨淮太守蚤卒是史遷著書時安國已卒其去巫蠱尚遠而謂安國見之乎且吾所疑猶有不止於此者夫先漢言古文之淵源者三家謂安國得逸書十餘篇而不言獻者太史公也謂安國獻之遭巫蠱未立於學官者班固也

晚書訂疑卷上

謂獻之於天漢之後者劉歆也案魯恭王以景帝薨三年王魯好治宮室苑囿時黃老方盛儒術未興不知尊孔子恭王壞孔子宅得古文經傳疑在景帝之末藝文志以爲武帝末者字之訛也武帝卽位之初十餘年中崇儒興學而安國適爲博士其獻書宜在此時奚爲遲至天漢三年乃李陵敗降匈奴而史遷受禍之歲也其時遷著史記已七年矣安國至此尚存而遽云蚤卒何邪此言顯與史記不合以愚度之漢代學者本不知有安國之書其必欲立之者劉歆一人而已歆無以塞天下之口故造爲此言若曰向之未立非以其書爲不美也會國有此事

云爾不推之於天漢之後不能借巫蠱爲說歆於此蓋亦忘安國之蚤卒史記有明文矣儒林傳不知歆之矯誣而信爲實然是則遭巫蠱尚爲傳疑之說則僞序之謬豈獨史記可證哉案武帝時巫蠱事肇後兩起漢書外戚陳皇后傳元光五年竇太子楚服等坐爲皇后巫蠱祠祭祝詛大逆無道相連及誅者三百餘人遂廢皇后退居長門宮其時安國正爲博士序所云會國有巫蠱事經籍道息蓋指此序似不僞而劉歆以爲獻於天漢以後是亦誤認爲征和元年江充爲姦之巫蠱矣惜不與予兄面質之辛卯三月南耕識時年七十有九

荀悅漢紀又云古文尚書武帝時孔安國家獻之會巫蠱事未列于學官未知所據或荀氏有見於安國之蚤卒而不能察劉歆天漢以後之誣故特增家字以

實其說近日竹垞朱氏主之然攷安國之書子長具
知其得十餘篇如湯征湯誥復見收于史記則安國
生壽何難獻之而待身後乎其說但可存之以廣異
聞耳朱謂漢書文選鋟本脫去家字夫鋟本後起必
漢書先脫而文選後脫也豈歷時久遠竟無知
者乎亦主張太過之論○案家語後序謂安國年六
十卒于家夫安國年已六十則史記亦不當以爲蚤
卒矣又云魯恭王壞孔子故宅在天
漢後此隋唐閒妄庸人所作不足道
案晉衞恒書勢云古文自黃帝始創下至三代其文不
改至周史籀始有異同名大篆秦人復增損大篆爲
小篆而焚書之後古文絕矣漢武時魯恭王壞孔子
宅得尚書春秋論語孝經時人不復知有古文謂之
科斗書又云魏正始中立三字石經誤因科斗之名

遂效其形殊失古法據此則古文本無異名其曰科
斗書者世俗之訛言耳又案史漢儒林傳及漢藝文
志劉歆移太常書許叔重序說文解字其稱壁中書
但曰古文竝無科斗之說今孔序云皆科斗文字又
云科斗書廢已久夫古文廢絕時僅百有餘年豈有
安國不聞其源流遷變而謬遵世俗稱爲科斗書者
誠所謂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矣 疏證謂說文序有科斗之說誤
孟子所見之武成尚存
孟子於武成取二三策蓋惡其侈言殺戮而啟後王之
忍度古篇所載必若逸周書世俘解馘魔億有十萬
七千七百七十有九俘人三億萬有二百三十之說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故曰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乃若今之武成不過漂杵一語爲孟子所惡他言伐暴救民修文偃武發政施仁無非盛王之舉雖曰于湯有光可也豈惟二三策可取哉世有季長必知此非孟子所見之武成也案漢書律歷志頗引武成之文其書是否出於安國未可知新莽之世會立於學官末幾而廢鄭康成云武成逸篇亡於建武者是也然武成逸篇其實未亡康成未之攷耳然則武成今安在與曰卽世俘解也盡徵諸漢志之所引乎世俘解云維四月乙未武王成辟四方通殷命有國此以武成命篇之意故首言之其次云惟一月丙辰旁生魄若翼日丁巳漢書丙作壬丁作癸王乃步自周于征伐紂漢志曰此武成也其次云越若來二月漢書二作三誤既死魄越五日甲子朝至于商則咸劉商王紂漢志曰此武成也其後又云時四月既旁生魄越六日庚戌武王朝至燎于周廟若翼日辛亥祀于位用籥于天位又云越五日乙卯武王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漢志皆以爲此武成也書同文同而所言殺戮之多復與孟子合則舍是篇而謂別有武成誰信之然則鄭氏何以言其亡也夫建武之際莽之所立俱擯斥矣或取而納諸逸周書之中更名世俘解其事久遠非漢末之人所能詳也史記敘伐紂事采僞泰誓與逸書克殷解

居多於武成則以見棄於孟子而僅錄其序逸書之斷爛難稽又非學士家所常誦習遂令建武以後人閒不知武成之尚存不亦異乎或曰世俘解未見孟子之所取也曰此篇自薦俘殷王鼎以下昭告上帝祖考及正侯伯之位而賓之先後有倫禮樂交作孟子焉得而勿取哉嗟乎伏氏而外古書蕩然矣使天不慙遺武成於此則欲起而訂二十五篇之眞僞者其猶碎照棄之珠而借明於爝火耶然則安國之十六篇其有無不足論矣

凡史漢所載所引之逸書於十六篇未知誰孰而苟得其一則後之託名安國者可以坐廢故十六篇之有

無不足深論而徵辭於僞書則所係至重也夫漢之律歷志本於劉歆之三統歷歆篤信孔氏古文以泰誓得自民閒惟引書序不及其文而於武成則歷歷引之此篇之爲古文亦居然可見矣晚書既據漢志月日點竄以成今篇孔穎達不知原委乃云梵書之後有人僞爲之吾聞漢世有僞泰誓矣不聞有僞武成也若取其事而詳求之當時不獨無僞武成亦決無他武成何以言之據三統歷所引則既以爲武成矣將曰僞耶是其月日必陰竊於逸周書逸周書者史遷之所及見而著錄於藝文志者也曾劉歆而蒙其欺將疑有他武成耶則其月日何以暗合於世俘

解若此之密且與孟子之血流杵古序之往伐歸獸說見中卷又無一不合也二者皆不可通愚是以斷古之武成即世俘解無疑也夫後儒思見安國之古文甚于飢渴而於劉歆所引武成乃過而不顧且目之爲僞豈非葉公之好龍乎噫可怪矣愚慨十六篇之多而此篇獨賴逸周書以不廢百世而下令學者有所憑依以毋即安於晚書非壁中之靈不至於此故詳言之

或曰世俘解即武成子言明辨晳矣然觀其體製與羣書不盡合何也曰史必待修飾而後成武成爲書起居注之類也曾謂起居注而即可以爲帝紀乎且此篇體製不類羣書其故有三武功初成史官不無張皇過甚之辭既而未暇修飾一也歸逸周書之時傳寫或多訛誤二也年遠簡册失次或又爲後人所加增三也

又案梁書劉顯傳云顯好學博涉多通任昉嘗得一篇缺簡書書字零落歷示諸人莫能識者顯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案昉所得未必即愚所謂武成而以劉顯之言觀之則汲冢書內原有古文逸篇安知此武成者非既出於孔壁而復載于周書其後建武自亡而周書自存之邪然則南朝之季尚有知武成之未亡者而不能出一言以明著

之惜哉

晚書訂疑卷上

晚書訂疑卷中

上元程廷祚撰

書序

漢志云孔子纂書上斷于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爲之序夫以序爲孔子作其誰敢信殆周秦閒爲尚書之學者記其所聞而作也疑與安國壁中書同出故司馬遷從安國問而載於史記歐陽夏侯三家皆不言序後漢孔學既行注尚書者遂皆注序則序出于孔信矣案序於經不足爲輕重而二十八篇之外羣逸書賴以垂其篇名若爲稽古之一助然诲而百兩之淺陋後而二十五篇之補綴又莫不由之以起嗚呼

聚學軒叢書第一集
貴池劉世珩校刊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秦火以後聖經之得喪安危豈人所能爲哉
二十八篇載於史記其疎謬之甚者則金縢與文侯之
命是也其合於伏而不合於序者舜典入於堯典益
稷入於皐陶謨不合於伏而合於序者盤庚分爲三
顧命康王之誥分爲二又序之所有而史記不錄者
二十九篇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大禹謨釐沃疑至臣扈
仲丁河亶甲祖乙說命三篇旅獒旅巢命蔡仲之命成
王政將蒲姑亳姑君陳君牙有序所無者一篇太戊
其於序雖有異同而要不可以遷爲不見序者也又
案禹謨說命在晚出之書重若鼎呂而史記幷其序
而逸之使安國誠有此眞古文而從之問者顧如此

哉
伏書合者四篇而序皆分之堯典皐陶謨
知何以作而篇有九咸乂四篇說命泰誓俱三篇成
湯從先王居既作帝告又作釐沃伊尹醜有夏而歸
以告汝鳩汝方亦有二篇湯誓既不遷夏社欲明其義
一篇足矣又作疑至作臣扈古人泞質何書策之多
邪蓋古書古有百篇之說而其名不皆傳後之作序
者或一事而製數篇或一篇而分數卷但欲增益篇
題以盈其數不知舉成數者無擇於多寡而胡兢兢
以百爲也且左傳有夏訓伯禽之命唐誥大傳之序
有揖誥戴記有尹告墨子有禹誓禹之總德湯之官

荆逸周書有祭公之顧命禮記引祭公誤作葉公諸篇書之所有而序之所無者尚復不少孰謂盈百之數遂足以誇書之多哉此篇出于諸僞書之後好古者有所不忍棄後儒謂之小序而反以孔安國之僞序爲大序顛倒甚矣今略舉其可疑者疏之於後

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將遜于位讓于虞舜作堯典

虞舜側微堯聞之聰明將使嗣位歷試諸難作舜典

陸氏釋文云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亡舜典一篇時人乃取王肅注堯典自愼徽五典以下分爲舜典續之齊明帝建武中吳興姚方興采馬王之注造孔傳舜典一篇晚書訂疑卷中 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此穎達輩之所不能諱也

案宋書禮志載魏明帝時高堂隆引書有曰若稽古帝舜曰重華建皇授政改朔之語出尚書緯近代朱氏竹垞信爲古舜典之遺文欲以代二十八字補於月正元日之上夫古書削除一疑甚難而可增益之乎好新喜事學者之大戒也

晉太康初尚書郎摯虞討論新禮引巡狩之文仍作堯典賈公彥序周禮云堯典有典樂納言之職又漢書百官表引尚書命羲和至龍作納言師古注曰自堯典之文此以上皆堯典之文唐人言猶云然則古序分典爲二誠不可解

帝釐下土方設居方別生分類作汨作九共九篇槀飫孔穎達曰凡此不見其經暗射無以攷中孔氏順文爲解是非不可知也他皆放此

案書大傳引九共之文有曰子辯下土使民平平使民無傲與序微若相應造孔傳者蓋未之見也

又案大禹敘九疇在唐虞之世九疇即左傳之九功也九功又疑即九共乃洪範之本原說詳通議

皋陶矢厥謨禹成厥功帝舜申之作大禹皋陶謨益稷詳序之意蓋以皋陶謨中大禹之言亦多故幷序之而仍以謨歸皋陶其曰大禹皋陶謨者言皋陶謨亦可稱大禹謨而非又有所謂大禹謨也造書者未暢

厥旨而其書亦終與謨體不類辨見卷下

尙書固有以人名篇者如太甲盤庚微子之類以其書繫乎其人也若此書以暨益暨稷一語遂分爲篇而他皆無預於益與稷則亦不成乎其名矣謂古文而有是乎○以上虞書

禹別九州隨山濬川任土作貢

啟與有扈戰於甘之野作甘誓

太康失邦昆弟五人須於洛汭作五子之歌

案自此以下史記乃載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允往征之作允征○以上夏書

自契至於成湯八遷湯始居亳從先王居作帝告釐沃

書大傳引帝告有施章乃服明上下之文

湯征諸侯葛伯不祀湯始征之作湯征

湯曰予有言人視水見形視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聽道乃進君國子民爲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汝不能敬命予大罰殛之無有攸赦此史記所載湯征之文也似古書之殘缺者

此篇與湯誥宜皆在安國古文十六篇內

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入自北門乃遇汝鳩汝方作汝鳩汝方

伊尹相湯伐桀升自陑遂與桀戰於鳴條之野作湯誓

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作夏社疑至臣扈

遷社必有其說孔傳謂欲變置社稷而後世無及句龍者案孟子云旱乾水溢則變置社稷不過改徙其地而降殺其禮之謂未聞皆黜舊祀之神而更有所立也且易姓受命事所常有又安得無窮之句龍而變置之乎若云喪國之社屋之夏既喪矣宜云欲屋其社不可而何以曰遷邪竊謂國以社稷爲重遷社即革命也夫湯以聖人而繼堯舜禹禪讓之後不得已而伐暴救民豈富天下哉勝夏之初諸侯羣臣必以爲夏命可革矣湯則立夏之子孫退就臣服而未嘗欲爲天子序曰欲遷夏社諸侯羣臣之意也曰不可湯之謙讓也故必待朝覲獄訟皆歸有商而後踐天

子之位夏社之作其湯公天下之心乎惜書既不傳而序亦不能言其故若孔傳所言則鑿之甚者矣且如其說湯之所爲其去後之取天下者幾何哉更以武王之事證之武王克商不立箕子與微子而立武庚奉以世及之禮而仍其故國之號此即不遷夏社之義也武庚既誅改封微子於宋則遷矣觀序於微子之命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其言豈不著明矣乎然則湯之克夏所立者必桀之冢嗣也

夏師敗績湯遂從之遂伐三朡俘厥寶玉誥伯仲伯作典寶

案桀自鳴條奔三朡湯師追之而桀復奔南巢序云
俘厥寶玉蓋桀載寶以行而爲湯師所獲因獻俘以
爲亡國之戒可矣書名典寶則重之之辭也豈聖王
而重寶玉乎可謂名實不相符矣

湯歸自夏至于大坰仲虺作誥

湯既黜夏命復歸於亳作湯誥

史記載湯誥曰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羣后
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子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
古禹皐陶久勞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爲江
北爲濟西爲河南爲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
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昔蚩尤

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子有狀先王言不可不
勉曰不道毋之在國女毋我怨

咎單作明居

成湯旣沒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訓肆命徂后

案殷本紀湯崩外丙立三年仲壬立四年然後太甲
立其說與孟子同序謂湯沒而太甲改元者誤也程
子謂古人以歲爲年外丙仲壬幼不可立而立太甲
之差長也夫適孫於次當立孟子旣以太甲爲繼湯
何必更言外丙仲壬之幼至當日舍適孫而立太丁
之弟者必太甲之不克負荷爲伊尹所逆覩其後二
君短祚不得已而立之爾孔穎達不明於原委乃以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史記爲妄而咎皇甫士安祖述之誤豈不謬哉

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三年復歸于亳思庸伊尹作太甲三篇

伊尹作咸有一德

沃丁既葬伊尹於亳咎單遂訓伊尹事作沃丁

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伊陟贊于巫咸作咸乂四篇

案太戊爲賢君由於見妖而能修德又能任伊陟及巫咸也至咸乂之篇乃紀巫咸之治績序言伊陟贊於巫咸疏謂大臣先共議論而後以告君殊不可解詳其文意蓋謂太戊欲修政事伊陟乃進巫咸而巫咸遂成其治績也

史記有太戊一篇與序不合

太戊贊於伊陟作伊陟原命

史記云太戊贊伊陟於廟言弗臣伊陟讓作原命孔傳云告伊陟以改過自新承桑穀之怪而言史記則謂太戊嘉伊陟之功德而錫命之陟不敢當故又作原命原卽原簋原蠶之原謂再命也原非臣名案序文本多荒略而解者又加以附會愈不可得而通矣

仲丁遷於囂作仲丁

河亶甲居相作河亶甲

祖乙圮於耿作祖乙

盤庚五遷將治亳殷民咨胥怨作盤庚三篇
高宗夢得說使百工營求諸野得諸傅巖作說命三篇
高宗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雊祖己訓諸王作高宗肜日高宗之訓
殷始咎周周人棄黎祖伊恐奔告於受作西伯戡黎
史記作西伯伐饑國滅之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文理較明
殷既錯天命微子作誥父師少師○以上商書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作泰誓三篇
武王在位之年惟竹書紀年差若可信他書以武王

卽位上繼文王受命之年者不經之甚者也案紀年稱紂在位五十二年文王應薨於紂之三十九年紀年言文王以文丁十二年卽位文丁在位十三年帝乙在位九年加紂之三十九年爲享國五十年也其言文王薨於紂四十一年則誤武王在位十七年紂之四十年爲元年十三年克殷紀年作十二年誤後四年而崩克殷訪箕子皆在一年故洪範云惟十有三祀有疾在十四年故金縢云既克商二年有疾紀年亦在十四年其他事實不免舛錯以經攷之而知紀年之可信也史記稱武王十一年伐紂又言後二年訪箕子雖小有參差而以武王爲自有其年則與竹書同至若泰誓序稱十一年伐殷本無異於史記而晚出之孔傳必欲以妄說誣之殊所未解

夫史記固謂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後七年而崩而其言九年武王上祭於畢則自爲武王卽位之九年非繼文王也斯時妄說未興故雖以馬遷之好怪而守正如故又安得謂書序所云十有一年爲武王之四年乎或曰安知周紀之九年必非繼文王耶曰此不獨周紀也齊世家云文王崩武王卽位九年欲修文王業東伐魯世家云武王九年東伐至盟津其言不一而足矣以是知之且說經者必當以經爲斷十有三祀經有明文使誠爲武王之四年則經必不曰十有三年何則以後君之年上合於先君者古無是事經亦無是義蓋昭然如日月也其妄自劉歆三統

歷始孔穎達附會僞傳引大戴禮文王十五而生武王謂文王崩時武王已八十三在位適滿十年不得以十三年伐紂顯然欲舍洪範之明文以從劉歆尤可異者謂必欲繼文王之年爲其卒父業故也記曰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siqi乎此未聞以其年相繼者而武王獨爲之何居且以年繼文王非在克紂爲慮而卽位之後夫武王已渡孟津尙以未能克紂爲慮而卽位之初遽云能卒父業孰謂有是理乎且大戴之說何足深信逸周書有言發之未生至於今六十年又安見武王之壽必如世子篇所云也愚獨恨自劉歆而後武王遂無在位之實年旣誣書序以及史記且以

史記所無劉歆始有之說謂安國有此傳尙書有此古文而千載遂蒙其欺何哉受命九年說見下卷

中庸謂武王一戎衣而有天下師之不再舉也明矣史記乃謂九年觀兵十一年伐紂未知所據其卽民閒之秦誓與書序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卽繼之曰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是序以伐殷爲十一年之事雖不能無誤而未始有觀兵之說也僞傳必欲以史記誣之而其年不合則又附會於三統歷三統歷曰文王既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此必以史記有爲文王本主載於軍中之文因爲是說耳聞行師者必載遷廟主於齋車以示有尊無遷廟主則以幣帛皮圭告於祖禰遂奉以行倶曾子問文此古人之常禮豈以喪未畢乎且歆言愚甚疑之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孔子稱周之德以武王亦有十三年之在臣服也使文王終身事殷而武王如此可以爲至德乎卽曰紂惡日甚亦何至不忍於三年也其既興師而復有二年之不遂事又何也遷言愚亦疑之盟津之會諸侯皆有安天下之心使同欲加兵於商則武王不能獨退使尙有以紂爲不可伐者則武王爲無先見之明而猥曰天命未至遂可引而還歸乎可疑者一也且盟津之去商郊三四百里紂獨不聞之耶聞之而使一介行人問其興師大會之由則周人將何辭以對

可疑者二也傳曰以示弱也吾不知將以弱示諸侯乎示商人乎示商人則不信示諸侯則二年之後又何以號令於天下不近於幽王之舉烽火耶可疑者三也愚是以知觀兵之無是事也其在周頌之酌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此言武王之所以受命詩序以爲告成大武是也夫武之遵養時晦即文之內文明外柔順也必待周德大明而後興伐商之師讀此詩而知不至於十有三年則不足以養晦棄時而順天應人矣而謂觀兵爲有其事乎乃僞傳既重誣書序且晚書泰誓有觀政於商之語而於武成又言肆予東征謬誤相因蓋皆史記與孟

統歷啟之也

案史漢儒林傳及漢書藝文志竝云伏生所得之書爲二十九篇志於古文經四十六卷外別載經二十九卷者是也以今攷之虞書二篇堯典皋陶謨（舜典益稷不分）夏書二篇禹貢甘誓商書五篇湯誓盤庚（合一篇）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周書十九篇牧誓洪範金縢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康王之誥不分）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二十八篇而已將以其一爲書序耶彼五篇後儒所分者今皆無之此顯違於書序則伏書之無序可知矣或其一爲後出之泰誓耶史漢俱謂伏生得書在漢初鼂

錯往受亦當孝文之世民間泰誓武帝後得其不應
在二十九篇之數抑又明矣又案周本紀所載泰誓
其文似兩篇牧篇自九年武王上祭于畢至乃還師
歸中有白魚躍入王舟有火流於王屋之語後篇自
十一年十二月至不可再不可三其中雖無羣書所
引之文而詞氣渾古近于牧誓似非民閒所能僞造
此殆二十九篇同時所得之一也牧篇馬融譏其淺
露且言神怪蓋出於武帝之時者說者以爲觀兵時
作非泰誓也後人或又以合于伏書不可得而攷矣
今錄周紀泰誓於後以待博古異日誦習焉

十一年十二宜作一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

孳孳無怠武王乃作泰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
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離遏其王父母
弟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
婦人故今予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
三

案史記所載湯征湯誥乃子長得之孔安國者若此
篇則宜歸伏氏以全二十九篇之數故先儒亦俱謂
伏書有泰誓但不能言其眞僞與畢篇之出反在後
耳先儒以爲僞泰誓者宜屬畢篇然此篇文意玩之似多殘缺而逸
在他書者如詩疏所引泰誓師乃鼓譟畢歌後舞格
于上天下地咸曰孜孜無怠似宜在諸侯咸會之下

又詩箋所引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與漢書所引正稽古立功立事可以永年丕天之大律等文似皆宜在此篇

武王戎車三百兩虎賁三百人與受戰于牧野作牧誓

武王伐殷往伐歸獸識其政事作武成

孔傳之解此序非也如謂往與歸對言則上文既言伐殷不必更言往伐以歸獸爲放牛歸馬則歸既屬武王又爲武王之歸獸恐無此文理矣竊謂倥序者猶及見古之武成蓋往伐歸獸此伐殷之後二事也往伐言紂之餘黨則往而討之如伐奄滅國五十之類是也歸獸即所謂驅虎豹犀象而遠之是也孟子

蓋即據武成以爲言此語猶略見世俘解中益信孟子所見之武成今未亡矣

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洪範

武王既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

西旅獻獒太保作旅獒

案序有旅巢命又云周公旅天子之命作嘉禾旅皆訓陳今旅獒之旅既爲西方國名又爲太保陳戒遂令二旅字文同而義異可乎鄭云獒讀曰豪謂酋豪也以旅獒爲陳命西戎之辭爲是孔穎達不曉獻指乃譏鄭氏不見古文爲此妄說何耶

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

武王有疾周公作金縢

序之荒率無理莫此爲甚

武王崩三監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將黜殷作大誥

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啟代殷後作微子之命

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獻諸天子王命唐叔歸周公于東作歸禾

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

漢書王莽傳引逸嘉禾篇曰周公奉嗇立于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蒞政勤和天下案此書漢人引之自應在十六篇中若謂周公立于阼階與贊稱假王孔氏書中豈有預以篡竊導新莽者或中祕所藏學者罕見而其後劉歆增潤之與

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

三篇宋儒攷訂爲武王之書固亦有理然殷之故都在武王時爲三監之地無地以封康叔故書傳並言康叔封於成王之時而序亦云然也六妹邦紂惡漸染於苅武庚扇動於後非康叔之嚴罰不足以鎮撫之成王蓋重是命也不敢自專而合諸公追爲武王之辭以誥此於事情有可揣摩而得其髣髴者後儒謂因洛誥錯簡而致誤豈其然哉

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作召誥

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使來告卜作洛誥
成周既成遷殷頑民周公以王命誥作多士
書以多士名篇而序乃稱頑民非惟失周家忠厚之
意而戾于書亦甚矣案史記作遷殷遺民未知何時
始改爲頑至晚出之畢命遂視爲當然曷足怪哉
周公作無逸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相成王爲左右召公不說周公作
君奭
召公不說言召公不說久于其職也序辭不達其意
爾
蔡叔既沒王命蔡仲踐諸侯位作蔡仲之命

成王東伐淮夷遂踐奄作成王政
成王既踐奄將遷其君於蒲姑周公告召公作將蒲姑
成王歸自奄在宗周誥庶邦作多方
周公作立政
成王既黜殷命滅淮夷還歸在豐作周官
成王既伐東夷肅慎來賀王俾榮伯作賄肅慎之命
以魯語攷之則此命應作於武王之世卽不然而肅
慎絕遠其來亦不因成王之伐淮夷也孔傳以爲海
東諸夷周初豈嘗用兵於是哉
周公在豐將沒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畢告周公作
亳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平王錫晉文侯秬鬯圭瓚作文侯之命
魯侯伯禽宅曲阜徐夷並興東郊不開作費誓 以上周書
秦穆公伐鄭晉襄公帥師敗諸崤還歸作秦誓
案此乃晚書百篇之次也穎達謂賈逵鄭康成本與此有異今錄于後
堯典 舜典 汩作 九共 九篇
槀飫 大禹謨 皋陶謨 益稷 禹貢 甘誓
五子之歌 允征 帝告 釐沃 湯征 汝鳩
汝方 夏社 疑至 臣扈 湯誓 典寶 仲
虺之誥 湯誥 咸有一德 明居 伊訓 肆命
徂后 太甲 三篇 沃丁 咸乂 四篇 伊陟 原命
仲丁 河亶甲 祖乙 盤庚 三篇 說命 三篇 高

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
成王將崩命召公畢公率諸侯相康王作顧命
康王既尸天子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康王命作冊畢分居里成周郊作畢命
辨見卷下
鄭康成云畢命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與書序相
應非也鄭之所云疑在十六篇內其書未見難斷然
東漢儒者之重書序於此可見
穆王命君牙爲周大司徒作君牙
穆王命伯冏爲周太僕正作冏命
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

宗肜日　高宗之訓　西伯戡黎　微子　泰誓三篇
牧誓　武成　洪範　分器　旅獒　旅巢命
金縢　大誥　微子之命　歸禾　嘉禾　康誥
酒誥　梓材　召誥　洛誥　多士　無逸　君奭
成王政　將蒲姑　多方　周官　立政　賄肅
愼之命　亳姑　君陳　顧命　康王之誥　畢命
君牙　冏命　蔡仲之命　費誓　呂刑　文侯
之命　秦誓

又正義云鄭康成於伏生二十九篇之內分出盤庚
二篇康王之誥又泰誓三篇謂漢代所出爲三十四
篇更增益僞書二十四篇爲五十八謂其說見於鄭

注書序今錄其目於後　舜典一　汩作二　九共
九篇十一　大禹謨十二　益稷十三　五子之歌
十四　允征十五　湯誥十六　咸有一德十七
典寶十八　伊訓十九　肆命二十　原命二十一
武成二十二　旅獒二十三　冏命二十四
案漢代僞書無所謂二十四篇惟孔疏有是說謂出
於鄭康成而載於劉向別錄者然劉在鄭肱若劉先
見之則藝文志當有其目矣志既杳然而鄭又何以
知之以爲安國之書則當爲十六篇而安國亦非僞
以爲張霸之書則當爲百兩篇而其數何爲十六其
說之錯互虛誕如此愚竊已刺其故而闢之矣乃近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日山陽閻百詩氏元和惠定宇氏皆眞能言晚書之僞者而於是說則篤信焉愚所未解也閻氏疏證愚別有辨見靑溪存稿

晚書訂疑卷中

聚學軒叢書第三集

貴池劉世珩校刊

晚書訂疑卷下

上元程廷祚撰

雜論晚書二十五篇

昔漢武之世民間於伏生二十八篇之外復得泰誓獻之博士傳以教人其辭淺鄙非古書也東漢馬融起而疑之曰吾見書傳多矣凡諸所引今之太誓皆無此言趙岐注孟子亦云今之太誓篇後得以充學故不與古太誓同諸傳記引太誓皆古太誓也觀於二子之論則書之見疑於世者豈無故乎攷晚出之書自左傳國語以及先秦諸子所引注家指爲逸書者悉皆攘攘囊括罔有或遺此蓋懲馬氏之譏太誓而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欲以此必天下之信從也然吾於此獨有疑焉夫書有百篇除伏孔所得其逸者尚四十二篇今書傳所引皆在二十五篇而無在四十二篇者何也且先秦以前書傳不存者多矣何以引二十五篇者則皆存而不引者則皆亡也虞夏商之書書傳所引者多猶能宏深周書自旅獒以後書傳所引者少卽不能宏深書篇之短長係乎引用之多寡又何也然則晚書以采集補綴爲功而投人以瑕卽在于是將謂季長復生能俯首而無疑乎夫以千古之遺文墜語而能組織爲篇各成體製此非殫見洽聞豐文贍辭之士固有所不逮也是以出最晚而行最橫觀其一篇之

中嘉言讜論層見疊出令讀者歡欣鼓舞而忘倦視伏書反若過之然筋弛脈緩外有餘而內不足無上古渾噩樸之風贋之不可爲眞有灼然者至創造之時代與其人茫無可攷竊嘗思之葢昔之儒者閔尚書之殘缺而補亡擬作未嘗自以爲古文之晚出也何則彼誠欲僞安國之書豈不知十六篇之說昭昭載於史漢而爲此二十五篇哉數之不符正以明其非僞乃無識者妄以編入尚書作序作傳託之安國至于情見勢詘而緣飾彌縫無所不用其極此皆非曩之補擬者所能逆覩也嗚呼陋儒之害可勝道哉運回數極宜有變更今於擴摭書傳諸語略加指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明如左云

大禹謨

萬國咸寧周易

晚書采集傳記引書之外亦多用古籍成語以屬文此類是也

舍己從人孟子

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莊子天道篇

夏書曰天子之德廣運乃神乃武乃文呂氏春秋諭大篇

書曰去邪勿疑任賢勿貳戰國趙策

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勸之以九歌勿使壞左傳文公七年下同

案古夏書止此四句卻缺引之恐趙宣子不知九歌之義故解之云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謂之九歌九功之說又不可不明故云六府三事謂之九功水火金木土穀謂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謂之三事若今禹謨卽古夏書則卻缺何不直引其文而費辭如此也楚詞云啓九辨與九歌王逸注九辨九歌禹樂也禹平水土以有天下啓承先志繼敘其業故九州之物皆可辨數九功之德皆可次序而可歌也觀此則九歌作於夏有天下以後非禹所當告舜者矣

夏書曰地平天成僖公二十四年家語五帝德作天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平地成

帝舜三十二年命夏后總師 竹書紀年

孟子曰堯老而舜攝史記謂堯得舜二十年而老 時堯年已屆百齡以外下距殂落八載後儒以爲徵庸之後卽命攝政非也唐虞皆嘗薦人于天而事有緩急堯戒洪水之災先欲避位自責故得舜而卽薦之舜值水土既平之後天下無事故三十三載而後薦禹孟子曰舜薦禹于天十有七年是也且堯之薦舜卽欲授以天位舜之薦禹則欲以待異日史記云舜薦禹于天爲嗣是也故二帝皆不得以求攝爲言而經傳更不云舜令禹攝惟竹書紀年有命夏后總師之文而僞傳始指爲攝案紀年出晚書前二百餘年晉書稱所載自夏以來則以前皆其本書所無而爲造晚書者之所增竄以自爲地可無疑也至毫期等字既出後世而倦勤尤非聖人之語

夏書曰皐陶邁種德 左傳莊公八年 下同

下文德乃降乃左傳之語晚書誤以爲夏書耳疏證辨之

夏書曰念茲在茲釋茲在茲名言茲在茲允出茲在茲惟帝念功 襄公二十一年

此虞夏大臣納誨於天子之辭故其言丁寧諄復而不厭也念者存心之謂上茲以時言下茲以地言念

茲之時固在于茲釋茲之時亦在於茲名言允出出身加民皆在於茲如此則心無往而不存矣惟帝念功言心存而天下之理得可久可大之德業成矣帝舜之歌所謂敕天之命惟時惟幾蓋卽此意誠千聖百王相傳之要典也古書散亡猶幸存於傳記乃晚書不知其解而以爲贊美皋陶之語遂使日月之光淪入漆城千載不可復覩豈非聖道之厄會哉可爲歎息痛恨者矣

晚書舍此而取荀子精一之說以爲道要夫精一非不美也然老莊之流亦皆用之求內外動靜無時無地而不爲道之所存學之所在未有如古夏書之數言者也後之學者其審諸

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襄公二十六年

舜曰維予從欲而治 荀子大略篇

書曰泽水警余 孟子

夏書曰成允成功 左傳襄公五年

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長夫惟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老子

謂之聖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 荀子君子篇

天之歷數在爾躬 論語

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 荀子解蔽篇

案精一二字亦見荀子是篇曰知者擇一而壹焉又曰精于道者也又曰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合而觀之則晚書所取不出於此可知矣使當日有禹謨之十六字豈不便於徵引荀子何獨舍之而有取於道經邪

允執其中 論語

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愼之 荀子正名篇

夏書曰眾非元后何戴后非眾無與守邦 周語內史過引

四海困窮天祿永終 論語

先王之書術令之道曰惟口出好興戎 墨子尙同篇

王與葉公枚卜子良以爲令尹 左傳哀公十七年下同

杜氏解云不斥言所卜以令龜 與昭公十二年枚筮解同晚書正襲左氏此語孔傳訓爲慮卜則必以枚作个字經傳所有而以枚作个恐上世未必卽有此解也

夏書曰官占唯能蔽志昆命于元龜 哀公十八年

卜不襲吉 哀公十年

帝舜三十三年春正月夏后受命于神宗 竹書紀年下同

舜薦禹而不命攝愚之說如前矣使禹不攝而無告廟受命之事則已若其有之亦當不異於舜何則舜

之繼堯禹之繼舜其義與世及同舜嗣位即別立其親廟而無毀堯祖廟之理則禹之受命仍當於文祖之廟無疑也今曰神宗其即文祖乎抑舜別立之廟乎以別立之廟命禹則舜無以對堯若即文祖則廟之更名復何義也爲此以增竄紀年而不顧其有所不受何邪

三十五年帝命夏后征有苗

禹誓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非惟小子敢行稱亂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羣對諸羣以征有苗 墨子兼愛篇

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于父母 孟子 下同

書曰祇載見瞽瞍夔夔齊栗瞽瞍亦允若

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政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 韓非子五蠹篇

禹執干戚舞於兩階之間而三苗服 淮南子繆稱篇

舜之時有苗氏不服禹欲伐之舜不許曰諭教猶未竭也究諭教焉而有苗氏請服 說苑君道篇 與韓非子略同

案三苗無道唐虞經理之者不一而足攷之伏書其本末可得而言也堯典竄三苗于三危蓋在洪水未發之時禹貢曰三危既宅三苗丕敘此指已竄之苗

君也苗君既盡族以遷而本國則必使知其習俗者治之其後怙惡不已故至舜之末年復爲分別善惡而去留之皋陶謨之苗頑弗即工堯典末之分北三苗此指三苗之在其本國者也周書呂刑首言苗民淫刑以取誅絶蓋兼遷竄分北之苗而言合觀諸篇未見舜禹之征苗晚書直據墨子而爲書然墨子所引謂之禹誓或禹受禪後有苗復作亂而往征之則未可知要不得以爲舜世之事也夫王者之師未有不料敵慮勝而可輕用民命者也今不能預知苗民之逆命而挫天威於絶遠不惟無以號令天下又何以謝吾民乎至於引過以退而乃講求文德抑何見

之晚也且苗民誠使干羽可格則亦不能逆命而前此可無三危之竄矣孰意典謨之間而突有此迂誕之書邪

又案史記舜禹本紀竝不言征苗漢書刑法志上自黃帝涿鹿下至后啓甘扈歷述五代之用兵亦不及之尚書之外此皆確證也韓非子說苑所言猶與伏書舜禹相答之意不遠益覺晚書前誣紀年之非

典以記事謨以記言此虞書之體也斯篇以謨名乃載及受禪征苗諸大事與皋陶謨之體殊不類況其中復多可疑者而何以爲古文

道德二字德字最古唐虞而前即有之道字後起且

在春秋以上亦無道理道法之解觀三百篇但作道說道路之道可見其在伏生之書惟洪範篇中有云遵王之道亦道路之道也即書傳所引諸逸篇亦莫不皆然孔子而前如周易爻詞中復自道反復其道諸道字乃指其人所由而言亦非道理道法之道也惟周禮中有以道得民以爲道本語周禮多可疑斯亦在內要之道指理言斷自春秋之後至於道德並稱而易爻起而天道二字更不常見詩書言天命在皆是未有言天道者晚書極多道字俱作道理道法解而大禹謨且道德並稱又有天道之說他篇亦多有之愚向攷道德二字之先後而有見於此因附

識之

五子之歌

帝太康元年畋于洛表　竹書紀年

夏訓有之曰有窮后羿　左傳襄公四年

書曰民可近也而不可上也　周語單襄公引

夏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左傳成公十六年

夏書曰一人三失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晉語知伯國引

懍懍焉若持腐索之扞馬　家語致思篇　說苑作懍懍焉馬如以腐索御奔馬

夏書曰惟彼陶唐帥彼天常有此冀方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乃滅而亡　左傳哀公六年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闕石鯀均王府則有 周語單穆公引
禹之總德有之曰不愼厥德天命焉葆 墨子非命篇
五章之歌錯雜不倫無以見其必爲太康而作如一
章之怨豈在明不見是圖與四章之闕石鯀均王府
則有 國語韋昭注闕石鯀均所以一天下之諸語謂
輕重而立民信者此歌用之於義何取
之直切時事可乎於時后羿有窺竊神器之心太康
之敗在不能修君道以自振而反授之以隙作歌者
但言馭民而不言馭臣若爲奸賊諱者豈得事情者
哉追而擬之固宜有未當矣
惟彼陶唐一章杜預注左傳以爲作於夏桀時今直
錄之而刪帥彼天常一語亦於太康之事不合

案總德疑亦古書篇名序闕

允征

仲康五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命允侯帥師征羲
和竹書紀年

書曰聖有謀勳明徵定保左傳襄公二十一年下同

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師相規工執藝事以諫
正月孟春於是乎有之襄公十四年

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昭公十七
年

案伐鼓用幣以救日食魯太史告季平子者乃謂正
陽之月夏之四月今孟夏也此與紀年所記不同

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荀子君道篇

吾聞之曰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左傳昭公二十三年吳公子光語

此篇之作以古序紀年爲根據而不得當時用師之由故卽所集古書數語已不可謂之切當而火炎崑岡以下藻采繽紛直與魏晉閒檄文無異上視甘誓簡嚴厚重大有霄壤之別且渠魁脅從何所指斥舊染汚俗全無實證於古序立言之處亦有未合

仲虺之誥

聖人之宏也而猶有慙德左傳襄公二十九年

以寡君爲口實楚語王孫圉之言

民生而有欲汲冢周書文酌解

仲虺之告曰我聞於夏人矯天命布命於下帝伐之惡

龔喪厥師墨子非命篇 一引作帝式是憎用爽厥師

實蕃有徒汲冢周書芮良夫解 又左傳昭公二十八年引鄭書

書曰葛伯仇餉孟子 下同

書曰湯一征自葛始又作湯始征自葛載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爲後我

書曰徯我后后來其蘇

仲虺有言曰取亂侮亡左傳宣公十二年

案左傳凡三引此書襄公十四年晉中行獻子引之

則曰亡者侮之亂者取之推亡固存國之道也三十年鄭子皮引之則曰亂者取之亡者侮之推亡固存國之利也合之是年隨武子之引則曰取亂侮亡兼弱也而兼弱攻昧又爲武子之所自言似本篇當日止此四字而推亡固存皆引書者之申說仲虺之意重取與侮而獻子皮其意又各有在故也晚書誤連左氏上下文猶大禹謨誤以鄒缺之言爲夏書爾

學者詳之

其在中葛注與仲虺同之言曰諸侯自爲得師者王自爲謨而莫己若者亡荀子堯問篇又見呂氏春秋驕恣篇親有禮因重固閒攜貳覆昏亂左傳閔公元年

湯誥

今天降衷於吳吳語夫差之言 注衷善也

天有常性汲冢周書常訓解

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于皇皇后帝論語

湯誓曰聿求元聖與之戮力同心以治天下墨子尚賢篇

先王之令有之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故凡我造國無從匪彝無即慆淫各守爾典以承天休周語單襄公引

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簡在帝心朕躬有罪無以萬方萬方有罪罪在朕躬論語周語內史過引湯誓作余一人有罪無以萬夫萬夫有罪在余一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案論語自予小子履至此與墨子兼愛篇所引微異
即孔安國注所謂墨子引作湯誓者也然墨子以爲
大旱祈禱之辭必有所受而今不可攷矣
案此篇所采國語墨子本書俱作湯誓後人見在今
之湯誥反謂古人誤引夫以臣伐君聖人之所難湯
承舜禹之後而創爲之能不煩于文告乎觀武王之
興既有太誓又作牧誓其難可知竊謂湯誓在當時
必不止於一篇不可以信今而疑古也此亦序之疏
也

伊訓

伊訓篇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

王誕資有牧方明 漢書律歷志

案漢志所引此篇不知出何書或即在安國得多十
餘篇數內然實晚書之所據也可疑者十二月不知
爲夏正爲商正若夏正則不宜書于商之歲首若商
正則宜書正月如春秋之例孔傳謂十一月湯崩踰
月而太甲即位此大謬也夫堯見災異位受終文祖
必以正月上日至堯崩舜必俟三年喪畢而後踐天
子之位夏制當亦相近何至於商而遂有踰月即位
莫殯而告之事速死其親之忍一至於此而謂伊尹
爲之乎後漢昭烈崩未踰年而後主改元人以爲孔
明之病不知乃古文書法之舛有以啓之也然則何

義曰商人以丑爲正既書元祀則必書其歲首之月而丑月亦必以正月書之理之當然也且越紼而祀先王于方明於禮當用正月而今書十二月者葢古文伊訓出於漢之中葉校書者見當日史官有以冬十月書於歲首者而倣其例以點竄古文不經之甚明乎此則知太甲必非踰月卽位者矣

又案三年喪畢而後卽位孟子可攷者上自舜禹故論語云古之人皆然也至若諒陰三年此正殷制太甲始雖不賢豈能遽棄此禮而顚覆湯之典刑以干冢宰之政乎卽使居喪不克盡禮亦當令其居於倚廬朝夕納誨以觀其動靜由此思之則放桐之舉必

在仲壬三年喪畢伊尹歸政之後可知也案太甲居喪三年放桐三年凡六年或疑之曰紀年有太甲在桐七年之語雖未爲確然亦斷簡之可證者至古書所謂祀先王咨有牧乃冢宰攝政之事與居憂之禮君無涉若依晚書則成湯之崩太甲之主其喪久矣何以奠殯卽位而始爲祗見厥祖乎且於元年卽遷諸桐不令居倚廬以終喪自壞諒陰之制又何以教太甲也此皆晚書之可疑者若其沿書序之誤而不知太甲爲嗣仲壬又無論也

百官總己以聽於冢宰論語

衎我烈祖詩商頌

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時百獸貞蟲允及

飛鳥莫不比方矧在人面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寘墨子明鬼篇

云方未有禍之時不過桀稍前耳非便謂禹啓也然則有夏四百年之內賢聖之君蓋亦不下於殷商矣豈懲太康之亂而纘禹舊服者乎古籍湮滅難稽而殘編斷簡之存於墨子者豈不誠可寶哉文王之澤下被禽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賈誼新書上天降災左傳僖公十五年下同

假手于我寡人隱公十一年

伊訓曰天誅造攻自牧宮朕哉自亳孟子

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禮記祭法篇下同

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祭義篇

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爲上則明爲下則遜荀子臣道篇說苑說叢篇亦云爲人上者患在不明爲人下者患在不忠

無求備于一人論語

湯之官刑有之曰其恆舞于宮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衞小人否似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舞佯佯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順降之百殃其家必壞喪墨子非樂篇

案晚書伊訓自制官刑至降之百殃五采相宣聲出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金石視此之斷續晦澀大有閒矣使晚書在墨子前
墨子豈肯舍其易讀而取其難通者哉以此知古書
自古書而後人之修飾潤色不可掩也
侮聖人之言 論語
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 周易

太甲上

太甲曰顧諟天之明命 禮記大學篇 下同
尹吉 注吉當爲告 曰惟尹躬天 注天當爲先 見於西邑夏自周有
終相亦惟終 緇衣篇
書曰厥辟不辟忝厥祖 坊記篇
讒鼎之銘曰昧旦丕顯 左傳昭公二年

太甲曰毋越厥命以自覆也若虞機張往省括于厥度
則釋 禮記緇衣篇
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順孟子
子順對趙孝成王曰其在商王太甲嗣立而干冢宰之
政伊尹曰惟王舊行不義習與性成予不狎于不順王
始卽桐邇于先王其訓罔以後人迷王往居憂允思厥
祖之明德 孔叢子
家語孔叢子其出與晚書同時而稍前耳晚書竄其
語于中以相標榜以爲晚書所據則非也

太甲中

太甲曰民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民無以辟四方 禮記

表記篇

書曰欲敗度縱敗禮 左傳昭公十年

太甲曰天作孼可違也自作孼不可以逭 禮記緇衣篇

孟子作天作孼猶可違自作孼不可活

書曰徯我后后來其無罰 孟子

太甲下

克配上帝 詩大雅

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禮記中庸篇 下同

古之人有言曰善終者如始 祭統篇

愼終如始 荀子議兵篇

一有元良萬國以貞 禮記文王世子篇

案禮記語曰樂正司業父師司成一有元良萬國以貞世子之謂也此語蓋出古教世子篇非尚書之文

咸有一德

天難諶斯 天命靡常 詩大雅

九有以亡 墨子 已見前

尹告曰惟尹躬及湯咸有壹德 禮記緇衣篇

案緇衣兩引尹告此必古有其書而序闕焉又書中皆稱尹躬似非訓太甲之語蓋即孟子所謂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者抑或汝鳩汝方之遺文邪太甲上篇所采乃陳夏之必亡此篇所錄乃言商之必克

惜其全不可得而見矣

篇名尹告何爲又以咸有一德名篇此亦序之誤也

然則鋪張一德乃依序而爲書實不知古書之爲何如也

終始如一 荀子議兵篇

夫善衆之主也 左傳成公十六年

商書曰五世之廟可以觀怪萬夫之長可以生謀 呂氏春秋諭大篇

說命上

其在高宗時舊勞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卽位乃或亮陰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 無逸

書曰高宗諒陰三年不言 論語

書曰高宗諒闇三年不言 禮記喪服四制

今本尚書大傳以此文入於說命案禮記注疏皆不言書爲何篇邢昺論語疏以爲無逸篇文則大傳與鄭注爲宋元以後作僞之書可知故今不據

書曰聖作則 左傳昭公六年

昔殷武丁能聳其德至于神明以入于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無所稟令也武丁於是作書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類茲故不言如是而又使以象夢求四方之賢聖得傅說以來升以爲公而使朝夕規諫曰若金用女

作礪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楚語白公引其下仍有申論不錄

通於神明韋昭注謂夢見傅說

案三年不承諒陰此子張一時之疏若論語禮記所引乃今無逸篇文而無逸又有所本也

又案亮陰三年周公所據商之何書與論語暨羣書所引爲即無逸篇文今皆不可攷而諒陰爲王者之居喪則至論語而後見諒闇之爲凶廬則惟見於康成之注喪服四制鄭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讀如鶺鴒之鶺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既虞翦屏杜楣

也其注儀禮喪服亦云杜楣所謂梁闇此懸諸日月不刊之解也乃後儒注無逸論語者皆屏而不用而別以信默爲訓既曰默又曰不言其語病于複而義不可通猶爲害之小者而自杜預出而據之遂使古天子喪親之重禮一朝灰滅釋衰麻而爲心喪古今之禍未有烈于此者僞傳於無逸既以信默訓亮陰而說命則曰王宅憂亮陰三祀是爲此書者不知亮陰之卽居喪也尙謂不足以盡信默之義故又曰既免喪其惟不言以爲高宗不惟信默于三年之中而猶信默于三年之外其竊取國語附會異說無足多辨惟是舍梁闇之正解遵心喪之邪論以溷聖典而

敦彝倫嚚亦甚矣且譏杜氏之失者有人而知晚書之非者無有豈非杜氏短喪而喪存後人僞經而喪亡邪不有康成之注禮何以救旃

高宗卽位諒闇三年不言卿大夫恐懼患之高宗乃言曰以余一人正四方余惟恐言之不類也茲故不言 呂氏春秋重言篇

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 家語子路初見篇 木受繩則直又見荀子勸學篇

說命中

先王之書相年之道曰夫建國設都乃作后王君公否用泰也輕 此字誤宜作立字 大夫師長否用佚也維辯使治天

均 墨子尙同篇

辯與編通均平也天均上天均平天下之道也墨子既引古書之言其下卽解之云此語古者建設國都立正長也非高其爵厚其祿富貴佚而錯之也將以爲萬民興利除害富貴貧寡安危治亂也此雖不知於古爲何書然高古渾雅非商周以前不能作入後人手改竄凡近不足觀矣

兌 注兌當爲說 命曰惟口起羞惟甲胄起兵惟衣裳在笥惟干戈省厥躬 禮記緇衣篇 下同

兌命曰爵無及惡德民立而正事純而祭祀是爲不敬事煩則亂事神則難

書曰居安思危思則有備有備無患左傳襄公十一年
下同
啓寵納侮定公元年
非知之實難將在行之昭公十年
非知之難行之難司馬法
說命下
小乙六年命世子武丁居于河學于甘盤竹書紀年
案晚書據紀年者數事或於古籍絕無徵驗國語云
武丁入河荩即無逸所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者也
若學於甘盤他書所無且小乙必以甘盤爲賢而後
命世子從之學又何以不舉而用之而使隱處於河

干乎無逸又云在武丁時則有若甘盤是甘盤者小
乙之所不知武丁之時方見用耳而謂紀年可信乎
觀禹謨說命數事晚書殆因紀年出而後作使汲冢
不發則作者之志怠矣
必交修余無余棄也楚語餘見上篇
案此白公申論武丁命說之辭交修即指若金若津
水以下二語非書所固有也
古人求多聞以監戒汲冢周書芮良夫解
兌命曰敬遜務時敏厥修乃來禮記學記篇下同
兌命曰學學半
兌命曰念終始典于學又見文王世子篇

對揚王休詩大雅

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

泰誓上

天子維民父母 汲冢周書芮良夫解

剖剔孕婦 墨子明鬼篇

維武王勝殷撫國綏民乃觀於殷政 汲冢周書大聚解

大明之道之曰紂越厥夷居不肯事上帝棄厥先神祇不祀乃曰吾有民無廖僇務天下 墨子天志篇 又見非命篇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曰其助上帝寵之四方有罪無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 孟子

同德度義 左傳昭公二十四年

泰誓曰紂有臣億萬人亦有億萬之心武王有臣三千而一心 管子法禁篇

泰誓之言然曰小人見姦巧乃聞不言也發罪鈞 墨子尚同篇

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從之 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又見周語單襄公引

泰誓中

我卜河朔黎水 洛誥

播棄黎老 墨子明鬼篇 下同

泰誓之言於去發曰爲鑑不遠在彼殷王謂人有命謂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若崩厥角稽首

泰誓下

泰誓之言于去發曰惡乎君子天有顯道其行甚章 墨子非命篇

自絕于天 史記周本紀泰誓

斷朝涉之脛 淮南主術訓 下同

剖賢人之心 傲眞訓

乃斷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悅婦人 史記周本紀泰誓

上帝不順祝降其喪 墨子非命篇

德則民戴否則民讎 汲冢周書芮良夫解 下同

敬不可行謂祭無益謂暴無傷 非命篇

泰誓曰朕夢協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 周語單襄公引

泰誓曰紂有億兆夷人亦有離德余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 左傳昭公二十四年 又見成公二年 予有亂臣十人又見論語

雖有周親不如仁人百姓有過在予一人 論語 又見墨子

泰誓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孟子 下同

泰誓曰我武惟揚侵于之疆則取于殘殺伐用張于湯有光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害民乃非后惟其讎

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 呂氏春秋適威篇

泰誓曰獨夫紂 荀子議兵篇

書曰樹德莫如滋除害莫如盡 戰國秦策客卿勸穰侯

上句又見左傳哀公元年

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 墨子兼愛篇

泰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禮記坊記篇

以墨子攷之古泰誓三篇分之而別有大明去發之名上篇所采見天志篇又見非命篇者大明之文也

中下二篇所采見非命篇者去發之文也晚書未詳其義遂以去發一篇之辭分竄兩篇之內不知墨子所述泰火以前之書泰誓大明去發初不相紊也案竹垞朱氏之論如此

武成

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乘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 漢書律歷志引武成 下同

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國祀馘于周廟

古武成逸篇所記月日以漢志及國語注攷之周師初發以殷十一月二十八日戊子於夏爲十月戊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於殷爲十二月夏爲十一
月二日壬辰三日癸巳武王始自鎬京東行二十八
日戊午度孟津二十九日己未晦二月庚申朔徐廣
注周本紀曰二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之正月周之
二月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陳甲子昧爽而合是歲
閏二月庚寅朔三月己未朔漢志二日庚申孔穎達誤以爲朔　四月
己丑朔二十二日庚戌二十七日乙卯死魄朔也生
魄望也

書傳引泰誓最多而絶無引武成者蓋其書主於侈
陳俘馘不足爲訓故也後之補造武成者不達此指
而采他逸書正大典則之語爲之失之遠矣月日則
直據漢志所引加以改竄故有異同逸篇云四月庚
戌武王朝至燎于周廟是武王於四月二十二日始
歸周京晚書謂朔後三日即至于豐丁未祀廟庚戌
柴望此有意改竄以示不僞而不知武成逸篇之尚
存也

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林之虛史記周本紀
執豆邊逡奔走禮記大傳篇　又詩周頌駿奔走在廟
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左傳襄公三十一年
文王受命之九年汲冢周書文傳解
孔穎達曰劉歆三統歷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漢書
律歷志載其說於是賈逵馬融王肅韋昭皇甫謐皆

悉同之故帝王世紀云文王即位四十二年歲在鶉火更爲受命之元年始稱王矣乃引周書云云至伏生司馬遷以爲文王受命七年（史記今本誤作十年）而崩鄭康成不見古文尚書故依書傳史記爲說案孔氏謂世紀所引周書即汲冢周書也司馬遷嘗見此書（周紀載有汲冢語）而不用其文未詳何故然七年九年二說雖殊而以爲受命改元則同以爲稱王尤謬攷大雅文王之序云文王受命作周也此但言文王之興周道本之受命於天耳凡帝王之興此語皆可通用而獨文王乎人君之事莫大于即位故武王雖克殷而不改元伏書無逸篇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國五十年

吾聞文王即位而已受命矣未聞四十二年而再受命也史記周本紀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斯言也蓋漢初之說詩者因文王之序而附會於緜之卒章以謂如是而始謂之受命則不可以不稱王而改元矣夫中年改元末季之陋制也而謂文王有之且殷命未改而以莽操所不爲者加之文王其誣聖之罪尚可言乎司馬遷不知說詩之誤而筆之於書劉歆見周書而據以爲三統歷由謂文王之再改元遂謂武王即位而不改元要皆荒誕之甚者晚書喜用異說大有病於義理不可以不辨且隋唐閒人謂皇甫謐得古文作帝王世紀往往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載二十五篇之書而此處反引汲冢則所謂古文者源流之不可信此又非其一證與

昔者武王將事泰山隧傳曰泰山有道曾孫周王有事大事既獲仁人尚作以祗商夏蠻夷醜貉 墨子兼愛篇下有雖有周親四句

隧傳未詳其義蓋祀山之祝文也有道指泰山之神而言晚書以武王自稱有道曾孫恐無此理

昔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爲天下逋逃主萃淵藪 左傳昭公七年

案武成非誥誓之體乃還周之後記政事而作也況左氏明言數紂罪以告諸侯其應在古泰誓中無疑

有攸不爲臣東征綏厥士女匪厥玄黃紹我周王見休惟臣附於大邑周 孟子

觀此書首尾似宜作於成王伐淮夷踐奄之時以序攻之孟子所引蓋成王政篇中之語也豈武成所宜有哉

無作神羞 唯爾有神裁之 左傳襄公十八年晉中行偃禱河之詞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 詩大雅

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孟子

晚書用孟子此語其謬有四案血流杵乃孟子形容多殺之辭非書中所固有一謬也史記云紂師雖衆

皆無戰之心又云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是周之克殷雖曰兵不血刃可矣今曰血流漂杵不合于事實二謬也凡死戰以禦敵則或致多所殺傷今曰前徒倒戈而多殺後卒豈紂師開武王者專在前而殊死戰者專在後乎三謬也又古武成乃言武王討紂餘黨如伐奄滅國五十兵威所至之盛非謂與殷人戰也四謬也

壹我衣注衣讀如殷聲之誤也而有天下禮記中庸篇

釋箕子之囚表商容之閭封比干之墓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史記周本紀

案此并前縱馬放牛數事雜見書傳不一今以周本紀爲正

周有大賚論語下同

所重民食喪祭

案論語此句在謹權量以下安國注以爲總言二帝三王之治道今之武成目爲周政孔氏自岐其說何邪

此篇先後失倫晚書所無穎達謂安國取錯亂磨滅之書而訓解之恥而不言不知此乃造書者有意顛倒其章次而欲人信爲古書耳

旅獒

昔武王克商通道於九夷百蠻使各以其方賄來貢使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無忘職業魯語仲尼辨肅愼氏之矢　又見家語　下同

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遠也以示後人使永監焉

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分異姓以遠方之職貢使無忘服也

案一則太保之戒貢獒一則孔子之辨楛矢時與事皆異而何其文之同也此篇所本其較然著明矣乎

民不易物惟德緊物左傳僖公五年引周書

遠格而邇安汲冢周書程典解

辟如爲山未成一簣論語

微子之命

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儀禮冠義

齊聖廣淵左傳文公十八年

湯以寬治民而除其虐禮記祭法篇　已見前

余嘉乃勳應乃懿德謂督不忘左傳僖公十二年

蔡仲之命

降辟三叔　囚蔡叔于郭凌汲冢周書作雒解

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爲己卿士左傳定公四年　下同

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

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僖公五年　又見賈誼新書

書曰愼始而敬終終以不困襄公二十五年

周官

成王十九年王巡狩侯甸方岳召康公從歸于宗周遂正百官竹書紀年

斡不庭方詩大雅

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百禮記明堂位篇

坐而論道謂之王公周禮攷工記篇

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漢書陳平語

萬國咸寧周易已見前

不必備惟其人禮記文王世子篇

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論語君陳

成王十一年命周平公治東都竹書紀年

沈約注周平公卽君陳周公之子

令德孝恭周語單襄公之言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論語

案古書本以孝乎惟孝爲句漢後屬文者亦多承用包咸注此美大孝之辭而造晚書者不知蓋其時始失論語之句讀也

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左傳僖公五年引周書

君陳曰未見聖若已弗克見既見聖亦不克由聖禮記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緇衣篇

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也 論語 君陳曰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 禮記緇衣篇 下同 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 君陳篇 曰此謀此猷惟我后之德於乎是惟艮顯哉 坊記篇 公曰宥之有司曰在辟 文王世子篇 無求備于一人 論語 已見前 必有忍也若能有濟也 周語富辰引書

畢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王命作策豐刑 漢書律歷志 康王十二年夏六月壬申王如豐錫畢公命 竹書紀年

案周書紀年月者七篇洪範金縢召誥洛誥多士多方顧命也洪範紀十有三祀重武王之訪道言克殷不足喜而得箕子為可喜也稱祀而不稱年若殷尚存明武王不敢臣箕子也金縢紀既克商二年言天下未定不可以無武王此周公之所為願以身代也惟此二篇紀年餘五篇篇首惟紀月營洛之事大矣成之終康之始尤大而皆不紀年蓋古人之書不屑屑於紀年如此也畢命之作不得大於營洛令書但襲漢志所引之文而不攷周書常例惑矣

君子能勤小物 晉語知伯自言 章義癉惡 禮記緇衣篇

樹之風聲左傳文公六年
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
不剛不柔詩商頌

案同一畢命也書序以爲康王册命畢公分居里成周郊史記漢志以爲王命作策豐刑竹書紀年以爲
錫畢公命鄭康成又以爲有册命霍侯之事是兩漢
之世畢命已有四矣莫由辨其是非而識者之所追
咎則獨在晚書襲書序之誤以增後世之惑也夫洛
邑爲周之東都成王周公之時謂之新邑謂之東土
謂之東國洛不聞成周之名其稱成周蓋在平王東
遷而後何則成周宗周皆指周天子之居而言鎬京亦曰

成周衞世家管叔欲攻成周是也洛邑亦曰宗周孔悝鼎銘郎宮于宗周是也洛邑雖曰東都而其時周王未嘗居之則不得曰成周也觀書序屢以洛邑爲成周則知其出於秦漢之閒明矣使畢命逸篇尙存其眞僞亦當以是辨之而不在其他序仍有可疑者君陳序曰分正東郊成周此篇又云成周郊夫東都不可以爲東郊也周郊又何不成而宜成反覆求之其義皆不可通晚書不能闕如乃以東郊成周分而爲二曰以成周之衆保釐東郊成周何地東郊又何地邪孔傳一則曰成定東周郊境一則曰安理治正成周東郊詞意愈以齟齬康成以命霍侯與序不相應爲非而豈知後世之書殆有甚於此

圖難于其易老子

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孟子

冏命

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孟子

國則罔有立政用憸人立政

附今古文尚書授受源流

愚著訂疑既畢見新鐫秀水朱氏經義攷載此源流喜其詳明辨論復多與愚書相發因附錄焉

馮

伏勝今文

者至漢志之畢命豐刑本非序所云分居里成周郊者何以言之攷諸顧命成王末年畢公已領東方之諸侯於時東都甚重治此者君陳之後非畢公而誰何至康王之十二年而始有是命乎古書蓋以他事命畢公而非爲成周也晚書出而乃以其年月合之書序使書序既失其書中之意而漢志復喪其豐刑之說有害於序與志猶可言也其刺謬於顧命不可言也而謂可與伏書並行哉

君牙

君雅曰夏日暑雨小民惟曰怨資注資當爲至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禮記緇衣篇

伏氏弟子

太子家令潁川鼂錯　博士濟南張生　千乘歐陽生和伯　臨淮太守魯孔安國子國家語後序云安國受尚書于伏生

鼂錯弟子

丹陽都尉汝陰何法盛中興書少作長

張生弟子

都尉魯夏侯氏　郡守洛陽賈嘉　魯周霸

夏侯都尉弟子

昌邑王太傅魯夏侯始昌

夏侯始昌弟子

太子太傅東平夏侯勝長公

夏侯勝弟子

太子少傅東平夏侯建長卿　又事歐陽高　光祿勳齊周堪少卿　襄成君魯孔霸次孺　丞相建武侯陽夏黃霸次公

周堪弟子

博士魯國牟卿　列卿長安許商長伯

孔霸弟子

霸授漢元帝及子光

牟卿弟子

丞相博山侯魯孔光子夏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許商弟子

列卿沛唐林子高　博士平陵吳章偉君　列卿重泉王吉少音　博士齊炊欽幼卿

吳章弟子

御史大夫平陵云敞幼孺西京雜記　云作曹治大夏侯氏書

太尉參錄尚書事北海牟融子優　魋陽鴻愚案魋陽鴻字孟孫中山人官至少府後漢書儒林傳云治孟氏易不言治書未詳何以載之　侍中領騎都尉平陵賈逵景伯　司隸校尉南陽宋意伯志　大司農定陶張馴子僊以上范氏後漢書　議郎臨淄吳良大儀劉氏東觀漢記　晉江陽太守蜀郡何隨季業常氏華陽國志

夏侯建弟子

少府平陵張山拊長賓

張山拊弟子

黃門侍郎平陵李尋子長　廣陵太傅山陽張無尚書事平陵鄭寬中少君　城陽內史信都秦恭延君　膠東相陳故子孺

留假倉子驕

鄭寬中弟子

御史大夫東郡趙元　水衡都尉扶風班伯張無故弟子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新太傅沛唐尊伯高

秦恭弟子

博士魯馮賓

治小夏侯氏書

大司徒司直蘭陵王良仲子夏侯氏學皆出于寬其後漢書 成陽閻葵廉

仲潔洪氏隸釋

歐陽生弟子

御史大夫千乘兒寬

愚案漢書稱歐陽大小夏侯之世可謂盛矣又受業門徒星羅雲布于二漢之世而于孔安國與聞乎古文之傳寬一身出入孔伏之門然二十八篇之外又有所謂尚書與孔傳者終不聞出一言以詔後世何永嘉以後之紛紛也隋志謂安國私傳其業於都尉朝何朝之幸而寬與司馬遷之不幸邪盍攷其源流而思之

兒寬弟子

千乘歐陽生之子傳曾孫高子陽高孫少府地餘

地餘子新室講學大夫政自歐陽生八世至大司徒夜侯歙正 魯蔺卿 愚案儒林傳大夏侯勝又事蔺卿

歐陽高弟子

太子太傅濟南林尊長賓

林尊弟子
丞相關內侯平陵平當子思　信都太傅梁陳翁
生
平當弟子
博士九江朱普公文　司隸渤海鮑宣子都
陳翁生弟子
博士瑯琊殷崇　右扶風楚龔勝君賓
朱普弟子
太常關內侯沛桓榮春卿　議郎彭閎作明　議
郎吳郡皋宏奉卿
桓榮弟子

虎賁中郎將南昌何湯仲弓　侍講九江胡憲
少府潁川丁鴻孝公　九江鮑駿　汝南張牆孟
侯　太常桓郁仲恩子大鴻臚陽平侯焉叔元焉
孫御史丞關內侯典公雅
丁鴻弟子
蘄長陳留陳弇叔明　太尉彭城劉愷　北海巴
茂　太常九江朱倀
桓郁弟子
太尉宏農楊震伯起子太尉秉叔節
桓焉弟子
司空郟鄉侯江夏黃瓊世英　司空臨晉侯宏農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楊賜伯獻

楊震門生

虞放　陳翼

歐陽歙弟子

郎中平原禮震仲威　新息高獲敬公　諫議大夫
夫濟陰曹曾伯山子河南尹祉

治歐陽氏書

宏農楊寶　兗州牧屯留鮑永君永　諫議大夫
堵陽尹敏幼季　中散大夫臨濟牟長君高子博
士紆　潁川太守長安宋登叔陽　太尉朱寵
大司農酒泉張奐然明　以上范氏後漢書　太尉河內杜

喬叔榮　議郎南陽宗資叔都　謝氏後漢書　郎中鄭
固伯堅　綏民校尉領曲紅長熊喬漢舉　成陽
閻棨龔叔謙　河南尹任城景君步兵校尉景君
郛令景君三世傳業　洪氏隸釋　郎中王政季輔　洪氏隸續
丹水丞汝南陳宣彥成　漢建平四年碑明成化中出載于李氏丹浦窯
言

孔安國古文

孔安國弟子

都尉朝　兒寬　中書令河內司馬遷子長

都尉朝弟子

膠東庸生　名譚

庸生弟子

博士部刺史清河胡常少子

胡常弟子

右扶風掾號徐敖

徐敖弟子

王璜 愚案璜字平仲 平陵塗惲子眞

塗惲弟子

河南桑欽君長 桑或作乘

案魯壁古文安國雖以授都尉朝兒寬司馬遷當時頗行學官者伏生二十八篇疑安國所授亦止於此遷史本紀世家所載諸篇是已若增多之書未奉詔旨立博士設弟子安國不敢私授故自膠東庸生以下至於桑欽其師傳歷歷可數中如胡常塗惲東漢之初頗有習其業者然所授殆亦止二十八篇而已此終漢之世不見增多之書也

愚案增多十六篇孝平新莽之世曾立學官其時儒林道喪又以其事出於莽歆恥復道之故見猶不見矣亡于建武者疑不獨武成也

蓋豫古文

徐州刺史蓋豫以授陳留太守汝陽周防偉公

愚案東漢古文頗有不知所由來者如丁鴻傳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但言習歐陽何書而楊倫師其古文教授門徒甚盛鴻之所出未可攷也此舉蓋豫以例其餘耳

杜林漆書古文

大司空扶風杜林伯山以授濟南徐巡東海衛宏林同郡賈逵爲之作訓馬融作傳鄭元注解

案北海鄭氏注解古文本扶風杜氏漆書愚案此語雖本後書初非安國壁中書也唐孔氏正義引然未確康成書贊云我先師棘下生安國亦好此學衛賈馬二三君子之業則雅才好博既宣之矣攷衛賈馬三君皆治漆書非膠東庸生所傳本愚案

此語未盡確乃謂鄭意師祖孔學而賤夏侯歐陽等何其謬論與愚案此駁甚是鄭志張逸問云先師棘下生何時人鄭答云齊田氏時善學者所會處也齊人號之棘下生無常人也然則特汎言之耳人無常人安得有其書乎況安國古文衛賈馬鄭諸儒實均未之見也愚案此語未確豈許愼作說文亦可云未見耶但所見准二十八篇斯爲至當之論

愚案後書賈逵父徽受古文尚書於塗惲是惲之弟子不獨桑欽也二漢言古文尚書必推本於安國東京之初杜林雖以漆書倡導古學其本不應與安國有異至林所授者乃衛宏徐巡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等而賈逵則自傳其父業或更以林本參較值
肅宗特好古文尚書逵又數爲帝言遂撰諸家
同異選生徒受業而古文遂行於世其後逵自
作訓馬鄭相繼爲之傳注是逵父子由塗惲以
上接安國之傳而馬鄭諸儒之古學不可謂其
盡出於杜林明矣朱氏削除賈徽以致先後承
接失傳蓋疾孔穎達之虛誕欲以此辭而闢之
也愚謂東京古文之學賈逵以其世業上合主
好下爲儒宗馬鄭繼之所注皆在伏生篇數之
內不聞有所謂十六篇與二十四篇者以此證
晚書之僞乃爲拔本塞源而賈氏之出于塗惲

所關甚鉅於是乎在矣朱氏起而輕爲削除且
疑杜林爲別傳自壞其牆壁而開他人之門戶
豈不異哉

孔僖古文

後漢書孔僖字仲和魯人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
尚書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
牢祠孔子及七十二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
男子二十以上者六十三人命儒者講論遂拜僖
郎中召僖從還京師使校書東觀

案韋昭杜預以前諸儒箋釋遇伏氏所無之文
輒曰逸書其爲古文尚書者或出于蓋豫或本

於杜林要非安國之書也惟范氏孔僖傳謂自
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連叢子亦載孔大夫
與僖子季彥問答大夫曰今朝廷以下四海之
內皆爲章句內學而君獨治古義盍固已乎季
彥答曰先聖遺訓壁出古文臨淮傳義可謂妙
矣而不在科策之例世人固莫識其奇矣賴吾
家世世獨修之（愚案此皆晉宋以後假託附會之語似不足辨若是則
壁中之書僖家具存矣獨怪肅宗幸魯遇孔氏
子孫備具恩禮僖家既有臨淮傳義其時上無
挾書之律下無偶語之禁何不於講論之頃一
進之至尊或上之東觀乃祕不以示人乎竊意

僖家古義亦止伏生所授諸篇而二十五篇之
增多則皆出於其後也

東漢治古文書

尹敏　孫期　丁鴻　河南尹中山劉祐伯祖
長陵令張楷公超　徵士宛孔喬子松　安成周
磐堅伯（愚案仍有東郡張恭祖鄭康成所從受古文尚書者）（愚案此語亦未確）
以上皆非孔氏書

晉孔氏古文

高士朝那皇甫謐士安　太保鄭沖　扶風蘇愉
休預　城陽太守天水梁柳洪季　城陽臧曹彥
始　豫章內史汝南梅賾仲眞

案孔氏書傳授受正義本之晉書今本晉書無
之
愚案新唐書及會要隋書修於貞觀二年至十
年時與梁陳齊周五代同修論撰有孔穎達此晚書之始末
所由得載也正義修定與之同時故其言與隋
志同而加詳焉晉書之修在二十年其時無穎
達蓋已沒遂於梅賾獻尚書傳與二十五篇之出
於何時皆從刊落豈令狐德棻李延壽等雖並
與二史之事未幾而聞有言其渺茫者故不得
已而闕疑於此與抑晉書成於御撰而出于文
皇之獨斷非史臣所得豫與若穎達所謂晉書

則今不可得而見矣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CL.
NO. 34763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

国立国会図書館　タイトル『聚學軒叢書』 請求記号 082.1-Sy996
ガラス使用